

第二集 第十期

著我沫于

線索



坡隆吉
版出社應供化文

洪天賜教授捐贈

島外文藝叢書第二種

于沫我著

線

索

吉隆坡

文化供應社出版

島外文藝叢書第一種

烏鴉港上黃昏

韋暈著

作者以嚴謹的手法，挾着永久的恨，永久的愛，刻畫了這腐爛時代的悲劇，却仍舊憧憬着光明的人物和事件。

在濃霧中，雖然給大人先生踐踏在鉄蹄下，但還是存在着無數的不甘心死的魂靈，在沉默中用行動提出了控訴。

全書約八萬字，每本實售叻幣八角。

• 星馬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

文化供應社出版

吉隆坡哥洛士街四十三號

島外文藝叢書之二

目次

客	一
吊起脚跟走野人	一二
線索	二三
化外第一課	三七
敵	六九
小橋流水人家	八二
發福	九三
犢與狼虎	一〇二
會笑的人	一一三
後記	一一九

客

雨還是下着。

老天爺總是低眉低臉，彷彿它有一輩子沈鬱，那把眼淚老是拖不了的。哎，總是傷心，空閒總是弄得這麼濕膩膩，像一幅發潮的抹檯布，叫人隨便觸一下也心里發霉。

頭家老三扳着拖鞋落樓，他像剛起床的：那件短袖襯衣纏得像一箸菜，朗朗蕩蕩倒提起幾分精神，有搭着肉的特別來得冰冷。

夥計們已算盡職地扛開了幾片板門。晨風，趕勢的兜進了那家老字號三益公司的空洞門口，好像它就是第一個最得力的顧客。

靠近櫃台邊那座「旺相堂」里的神燈，邪里邪氣的擠眉弄眼。上了年紀的地主公公，就一味打起那像隔夜麵包皮的冷硬臉孔，連面前那炷神香也沒心情鑒領了，顯然是無意於一日之計在於晨甚麼的。

頭家老三拖快了兩步腳拐進櫃台里，熟練地抓上那個十三檔算盤，老老實實的高舉到半空，客——息索息索的搖着。在發霉的空氣里，算盤那兒的塵埃，即使不願意像往日那樣給人輕易的搖落，

客——也得識趣地而也沈重地遁走，另找寄託的所在去。

一支像生癩痢的雞毛帚隨也橫掃了櫃面，弄得塵埃終極走頭無路。

滴答，滴答——頭家老三那幾支指頭怪靈活的打着算盤的珠子。

老一輩的生意人，就這樣認為晨早開了門，搖搖算盤，這一天的生意總會興旺的。

搖算盤的滿意地裝上了一斗紅煙，才像法官升堂那樣裝整尊嚴的坐下。眼尾掃了掃店堂：那幾個飯桶夥計都像睡未醒的。有個背清風回把胳膊肘兒搭緊了身子，好似等候審判那麼怯縮。

老着家的壁鐘也失了它的老實，虛虛渺渺的鐺了七下，便一點表情也沒有了。

還早呢。今天的天氣也許會變晴的，哎，已經落了兩日兩夜雨了……。

頭家老三摸摸那口煙，可又漫不經意的戴起那副老花眼鏡，他要看看報。說來，雞蛋那樣大粒的字，他是可以認上一筐那麼多的。而這里有個成規：晨早派來的報紙，例是要留給他第一個人翻的。這並不是他最有資格讀報，而是怕小夥計翻亂了於他十分不便。他隨手一掀便摸熟那一版是「行情」的。他挺注意經濟消息。雖然，他讀的祇是幾條大題目。

膠市直線下瀉

竟破六角大關

那副老花眼鏡本來是擱在鼻頭的，而給他看上這題目，驚的鼻翼動了動，竟把眼鏡縮上了半分高。看去，更像小米鼠的老貓伯伯給脫韁的馬嚇煞了那樣尷尬，不難會跌破眼鏡的。還好——他有心情翻翻本坡新聞：

市情不景，倒閉風起！

洋行緊縮客賬

應付目前局面

這是張家老三這個老生意人意料到的事，沒啥稀奇。是的，樹膠價漲同一扣錢以上，商場才會好轉，要不，得來一個奇蹟，好像那年朝鮮乒乓球打起來，大家才可七手八腳大賺錢呢！

「哎，現時是吞口水養命！」

夜里跟黃臉婆兩口子對睡的一口宿氣到這刻才給他一古腦兒呼了出來。

做生意比天氣還沈悶。

直至這一刻，他才覺得那口烟還沒點着，他摘下那副眼鏡，把斗里蓬鬆的烟絲按了按，還是心神彷彿的沒去劃火柴——他得摺好了那份報紙。

客

東南亞要和平

報紙封面有行特一的大鉛字好像在櫃台面歡然起舞。

他隨手再摸上那副眼鏡，也隨手習慣地把手指揩了揩玻璃片子，他朦朦朧朧的戴上了。

『嘿』這刻真的劃火吸烟，但，吸得不大上勁。『打不起……』

讀報的精神也不再打不起，他從抽屜里拖出了一疊賬簿，指頭蘸着口水下意識在翻。

這趟，他却没有打響那算盤。老半天工夫，他抖眼神似的望望門外：馬路上多了幾個沒撐傘

的人。雨晴了麼？

放遠一點再望望——天脚可見到一角混晴，像沙灘上給浪花衝淡了色的貝殼那樣。

老看家的壁鐘，這刻才有分寸的着實響了一聲，好像打起了精神替主人報喜的。

空氣鬆弛了許多：頭家老三看他自己烟斗噴出的烟捲一自向上昇。

七點半了。

這當子，有個客進門。

憑視力是不能一下子認到上門的是那一類客人，人客進來是：元的，店堂又那麼暗——從櫃台裏看出去，有點像在薄暮裏看人那麼模糊。但，他是一個老生意人，祇要多注視一下：那個客是逗留店堂的呢，抑是直程跑進來？如屬於前一類的，那是普通的門市零買客，根本不需要分甚

麼心；而屬於後一種呢，真該倒甚麼罷去歡迎呢，因為，十居八九的是本埠或外埠的批發商。

經過了幾秒鐘的時間！那個客還是逗留在店堂裏，一下子欠欠身，打打手勢……聲線放得很低，好似給空氣窒息了的，但，樣子還誠懇。頭家老三像看無聲電影的注視着。

『頭家，這個人客要見你。』

一個小夥計跑進櫃台邊，指着店堂裏那個客。

頭家老三像聽到醫生跟他報告恢復了健康那麼興奮；五臟六腑一挺，扯了扯那件襯衣，急的從抽屜裏檢出祇剩幾支的白珍香烟。

『請伊入來！』揮揮手。

一線好天色從二樓的窗口射下來，使得滿是油漬的櫃台面也一下子發光。

入客腋下夾着一包東西，像偷來似的瑟縮一下，才離幾尺遠欠欠身，好似他的骨頭雖硬也耐不住低氣壓的侵襲，他不大敢瞧那個伸長了那支手，但終極也不得不抬起頭，強笑着。

『荷荷，坐坐！』頭家老三的臉緬得像片濕紙。

『汝是老三伯伯？』

『是是，荷，坐，請坐，汝是？』

客

客一

『我是阿獅大仔，從丹絨來。』

『哦，阿獅仔？大漢囉！認不出，認不出，喂喂，叫兩杯咖啡烏來，你是——愛牛奶麼？牛奶無好飲。』

『隨便，免客氣』。人客掃掃褲襠，坐下。

『食烟！』

罐里發霉軟的香烟給指頭夾了好一會才夾到，人客推了好一會不要吸，頭家老三客氣了好一會請他吸，但，劃了好幾根火柴都不着：准是烟頭不對火，就因為烟已霉軟吸不上氣。

『老三頭家倒安心地放棄了這份客氣，一心一意要談正經的：』

『丹絨地方真正好，荷荷，做生意就是三州府地方好。丹絨麼，可以做暹羅南部——呃呢，是合艾，生意更好，真正大；做對面荷蘭州府麼，棉蘭啦，大亞齊，亞沙漢……生意真正大，丹絨是自由港，戰後無過栖……生意真正好做，戰後，可惜我無閒去。阿獅好好？伊比我大十多歲。』

『……』人客像個失戀者，在有意無意中聽到愛人說婚後的生活甜蜜，使他傷心到無話可說，祇是低着頭，用鼻音作一種知會表示。

「阿獅做生意真正本事，戰前，做布賂，做紅毛羅……，真正大，丹絨有名。喂喂，咖啡烏來未。飯桶，近來阿獅好好？汝來石叻坡辦貨？唔，阿獅老呢，應該給後生仔走走，汝愛辦甚麼貨？我店頭貨多多，價錢真正便宜……汝愛，儻去好啦！阿獅和我是二三十年老朋友，真正好！」

頭家老三說得太興奮，一身熱烘烘，有如寒暑表從六十多度升到九十度以外那樣感覺，連額頭的汗珠也懶得去抹。

是的，阿獅的兒子戰後第一次來辦貨，說少一點，總會有一二萬元起碼，大家總是爲了老友情面好過呢，阿獅這個兒子，跟阿獅一樣老實，別說放賬一二萬元，即使放多點也不成問題，最低限度可救救自己囤得不能喘氣的存貨，這機會非抓緊不可。

看樣子，阿獅的兒子也似乎沒有稅客棧的。戰前，阿獅出石叻坡，就多數隆幫在這三益公司里的，這不妨問問他，帶便，請他今晚在公司里吃一頓便飯：招待招待是應該的。

「喂喂，咖啡烏來未」——叫的挺挺着急的眉頭。

人客低着頭看地面的火柴枝，那根烟始終不好意思真的吸着。這，使得頭家老三更看重他：這老實人嗜好也沒有。穿着也老實：一條半新舊的灰斜短西裝褲，扳着一雙舊樹杞鞋，而襯衣的客一招搥跟頭家老三的不會光鮮多少，頭也沒梳好，有點濕潤，是冒雨而來吧，哼，車鍾也省了呢。

客

跟着，頭家老三發見那個腋下夾着的，可是一包大鈔票？有錢的，當然要現款辦貨。頭家老三心里有數，他得到了這樣的觀察心得：

「後生仔真老實，久久無甚麼講話。」

咖啡烏捧來了，主客推讓了一下——呷一口。這刻，正是談生意經的時候了，而請他喝一杯咖啡烏，應該賺回千百萬杯咖啡烏錢，才是生意經，但也該先擺出老前輩的身份，才近人情：

「阿獅好麼？」

人客如同犯罪者站在犯人欄時被提名一樣：眼皮翻翻，可沒怎的意外，才咯咯喉嚨：

「唔用講了！」

「當然，老人差！荷荷。」

「唔是。是，是，是死了。」

老的死了，後生一代繼承父業，很自然的啊，頭家老三差些沒對他循例叫句「頭家」的。這年少老成的，今兒的來頭可不少呢！等會，那包鈔票將會塞過來……。

「本來，戰後……咱店里生意無差，賺到呢！唔……」

人客那把沈腔，使得主人不住把腦袋向半空劃弧線，聽着……

「就是：四八年底，老爹跟別人打錢債官司，本來，贏，定着贏，老爹呢，氣得哭爹哭母，死了。」

「真正可憐！」

像是看到生前挺老實的阿獅似的，頭家老三拍拍人客的胳膊。人客的腔子更沈：

「後來，咱……兄弟細漢，無曉做生意，老母愛搬怡保去，跟親戚打公司做生意……」

「好呢，好呢！」頭家老三着力的讚一口。

可是，二樓窗口射下來的光線已不大好；漸漸弱，店門又吹來一陣冷風。

天氣就是這麼壞的，哎，一刻三變，那個說話的也耐不了，打了一個寒噤，呃！他幾乎說不

下：

「哎，打公司做生意，親戚：壞心肝！咱……兄弟又細漢，無幾年，講是蝕了了……。」

頭家老三心頭一怔，尻尾骨似乎坐癢了，也有點冷意，他要找板烟斗吸烟，就拐到櫃檯里

去。

老實人感到意外的望着坐在櫃檯里吸烟人的。

客
「後來呢，真想不到：小弟在舊年，因為年紀恰恰好，給……哎，汝知曉聯合邦……後生

客一仔，哎，無路走，我呢……做咁哩賺無够食，老母哭……我到石叻坡尋親戚，尋頭路……」

那個吸足了一口烟，噴着：霧一樣濃烟，掩過了那副不願聽下去的尷尬臉色，

『尋頭路，運氣真正壞：到了石叻坡，撞車呢，無死，瞞老君厝瞞到現時，好了，我愛轉怡保看老母。唔唔，我無一占車鍾，我獨獨有幾領舊衫，就放在汝店里，借我一份車鍾……』

老實人老老實實的站着，隨手舉起那包衣服到櫃台上。

『阿伯，道隆一擺，看老爹面子。』舉包的手有點哆嗦。

頭家老三十足一個勤力的生意人：他迷頭迷腦翻着簿子甚麼的，也撥撥算盤。這，好像壓根兒不會知道面前有人站着的。爲了賺鍾要緊……。

板烟斗里噴出的烟，直像火輪放汽笛一樣：警告久留的，該知道開船的時候，留不得！老天爺那眉臉更低沉，它好像快要放聲大哭，彷彿傷感自己沒有機會賺大把鍾的。

『阿三伯，道隆一擺，我幾領衫值幾占。我……』

『我唔是陳舊衣店！』頭家老三敲着烟斗的烟灰，睜睜眼頭。

那個求情的，聽來，像是驚堂木那樣得人驚，他退後了半步，但嘴角仍然噙動：

『道隆一擺……』

『道隆！生意敗，天天落雨……甚麼人道隆我？』說的乾脆，拔着拖鞋上樓去。半個鐘頭後。

樓下沒甚麼動靜，頭家老三又下樓了。

『人客走了麼？』他向店堂呼了一口冷氣，頭一搖，『真正想未到——這世界有這種人！』有幾支蒼蠅正在拚着全身氣力吮着嗟杯邊沿的甜頭，古里古怪的瞞着那支眼睛，密切注意着頭家老三快要提高的一支手，隨時要趕急拍起翅翼……。

頭家老三可一眼看到地面有根霉軟的香烟，他躬身拾回罐里，也憑眼角數數地面那根火柴枝——七橫八豎真礙眼。

一九五四·九月

吊起脚跟走路的人

老友記沈低了眉頭，吊兒郎當的跑出了廠口，那頂舊氈帽給他拉得像粒腐霉了的多菇，迎面有陣熱風抹過，好似隔別多年的朋友碰面噓了口氣，反使他感到汗毛根根直豎。

拿了五天半的估俚鏰：十九扣兩角半的，又是一半鈔票一半銀角子，袋得袋角重瀉瀉，走起路來更悉索作響，老友記不得不探手進了口袋裏抑制它跑得爽落點。

『唔，又撈到啦！唔唔，做醋唔酸，做酒唔辣，去摸幾手牌九再講啲！』

像這末的有人跟在背後調侃他，他抹過剛從人中滲出的汗水，呼的悶氣就打啞着的下嘴唇朝鼻孔下吹，他的神色就從沒像這末憂鬱的，長了十七八個年頭，過的都是寫意的日子，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今晚呢，堂舅父請客，有一頓大吃，又是禮拜六做半工也拿估俚鏰的，別人家當是個好日子，而他摸着袋角的累贅東西，倒是悶悶的。

火熱的太陽一直釘他的梢。

『丟，帶起我發達都假！』他掀了掀眉頭，好像要哼句好人難做甚麼的，但也僅抵抵嘴，停停，他又是吊起了脚跟走路，看去，像支墮落難。

「丟那媽，撈幾占錢畀你地班契第眼鳳凰，帶起我發達麼？歸衰我！」

可對的，崩牙二這個堂舅父帶他到這個廠口當個機器卡，從最初到現在，廠口的人，特別是那幾個當了一世牛的老坑，一見了他老友記便當作瘟神那樣看待，老是對後生哥們指指點點，說甚麼近朱呀近墨呀的黑口黑心話，而後生哥們却暗中說他老友記混進這廠口來，實情是做個「駁脚暗牌」，不會對工友有好處的，因為他是「甲巴拉」崩牙二的外甥，另一面呢，廠口有人失了一點甚麼東西，好像一口羅絲釘那末細微的，也幾乎動不動要請暗牌來搜他的身……這都是像認定他當過扒手的，一定不是個好人的了，而他跟崩牙二有親戚關係是事實，但，做了個月估俚，他他知道廠口發他的估俚鐮原是四扣半的，親戚的崩牙二却尅扣了一扣錢；其次呢，崩牙二專跟人家找「散鐮」發估俚鐮在求多賺一扣錢貼兩占的鐮水——他也是拿這樣的估俚鐮的。

「好人難造，我丟！」呸了一口口水。

他一直吊起了脚跟走路，他感覺四面有一堵又高又厚的牆，像沒緣沒故的給他跟這個世界裏的人隔絕；有時，空空虛虛好像落荒了，人也不多見一個，即使碰上一個，也當他是個鬼那麼看法，而經常，好些熟人也不願對他多瞧一下眼尾，甚或掩着鼻頭躲閃過……

「週身賤格，走起路來脚跟頭唔到地，十足係個短命種，你慌佢會做好人嘛？」

「係啲，佢唔快的變做好人，一定會衰到貼地。」

「唔，環境變——綁住仔打迫佢變好，而家去做機器卡呀！」

「變好？蛇就是蛇，會變鱷？哼！」

「……………」

年紀輕輕的老友記，過去是那叫做王水村的橫街裏「一字頭」堂口的拜把兄弟的，但，打從這兒有了甚麼令的一緊起來，堂口裏的兄弟都給打擊得七零八落，有的坐免費公艙「船頭向北」去了，有的被請到「打限山」去食長期咖喱飯了，有的遠走了，有的轉行去……這當子，他還想靠做扒手過活，已屬不可能了。

風聲是這末緊的，他老友記不得不避到山芭里去匿了幾個月，他的老媽子也就到處託親戚朋友爲他找份職，但，那些親戚朋友一聽到老友記的名兒，都是皺眉搖頭……使得老媽子甚至連街頭巷尾的三尖石頭也當神膜拜過……希望他老友記得個機會，重新做個好人，過好的日子。

後來，虧得堂舅父崩牙二這個鬼「甲巴拉」，還說是看在老媽子拖過一把鼻涕一串眼淚的可憐相，才會好心地收留他老友記當機器卡，而硬要老媽子找個店頭蓋章担綱，結果，找不着就奉獻現金兩百扣錢，老媽子確爲錢而噙着苦喉諫甚麼的：

「你畀點心機做，從此要做個好人啦，後生仔捱得來，務正業，才有希望啦！」

然而，老媽子也會知到他老友記多少受點委屈的，許多時也勸開去：

「鹹鹹淡淡一定有人講，當佢秋風過馬耳，你舅父畀面你怕乜野，總要畀心機，總有希望。你睇下：你舅父捱到做「甲巴拉」，紅毛信任佢，而家就好啦——三妻四妾，家富屋潤……」

其實，老友記現在領教過崩牙二這個鬼「甲巴拉」，所謂撈到三妻甚麼的家富，祇是上下其手扒人家的錢，塞在自己的荷包裏的——這是合法的扒手。但，當過扒手的老友記，人家總冷眼看待！

「唔，又撈到啦……」

老友記邊跑邊想，已是渾身大汗了。

「希望？」他想，「駁……幾手牌九再講吶！」

終于，他呆呆喪喪的跑上羣賢俱樂部那個老地方。

見鬼，一百個見鬼——那些不甘願撈而總算撈來了的估俚鍾，就在這俱樂部裏的電風扇下，等不到汗濕的衣服吹乾，已是給打了一兩手怪莊「冲涼」（賭場隱語：輸光），落得一身輕鬆。

他早就折回家裏睡覺去。

「拉佢，拉佢個監聲，報馬打寮！」

元的，隔房二叔婆吵醒了他，還重重的踏着脚，震得老友記從板床上跳起來：

「偷你隻老雞婆麼？人家好地地瞓一覺，丟那媽——」

正當老友記站起身要徧頭過隔房罵句甚麼的，他的老媽子進房了，急的擺擺手。

「怕佢老雞婆！丟那媽，人家好地地瞓覺……」

「啐，你！」老媽子做出哄孩子的動作，「人家一疊銀紙幾十扣……」

「幾十扣好大咩，唔够我打手怪莊！」

「你——又是——」

老媽子是挺怕事的，而二叔婆這份人，打從他的兒子曉得到外邊撈世界，就一直埋怨是他老友記帶壞了的，時不時就指東罵西，在菩薩面前劈刀咒老友記不得好死……

「人家墊在床蓆底……一疊銀紙……失竊……」老媽子低聲忍氣的說。

「佢失……十萬九千七，佢……事，吵醒我就……」。

「算啦算啦！你自己心清肚淨，唔聽好啦，人家又不是抵賴你……」。

停了一會兒。

『丟，真係衰埋一堆！』他捺着性子倒頭又睡下去。

『你該冲凉去。今晚舅父個仔滿月請飲酒，呀呀，舅父話今晚要着靚靚，因為——』

因為一頓，老媽子便去拿出那套熨好的紗士堅衫褲，說是今晚那家冷氣酒家是上流人的享用，沒穿大衣結領帶，是不够體面失禮於人的，老媽子複述人家說的，是那兒有特製的食桌：輕輕一轉，甚麼佳餚都轉旋到口唇邊了，像這濶氣派頭的場面，看看也够飽膩的呢。老媽子笑着：

『我……山芭婆……失禮，我唔去啦，你去，你去，舅父睇得起你，俾面佢啦，你企企大場面好！』

『去乜鳩野，我唔去，食龍肉都係假！』

『哎，你太硬頸，阿媽當一支金鑿釵做一份好重人情，你去食一餐都好啦，舅父睇起你，話你有希望……呃呃今日出糧啦，你身邊多幾占錢，今晚飲酒後唔好去賭錢，積幾占……』

老媽子的話像搔着癢處的，老友記似乎乖乖的又面向壁去睡了，老媽子也滿意的下廚煮飯去了，就在這之後，老友記起身換了條洗淨的灰斜西裝長袂，穿件夏威夷襯衣，急急手包了那套紗士堅衫褲，也急急脚落了樓……心急急的跑進了當舖……。

過會兒，他又急急的再跑上羣賢俱樂部那個老地方去翻本。唔，手氣好的，翻了本總有心情

去那家冷氣酒家「涮」他一頓。反正，崩牙二的錢是扒來的，吃了才算。何況，老媽子又做了一份「人情」呢！

起初，他的手氣也不錯，祇消手一推，一拖，那些紅紅綠綠的鈔票，就似落雨收柴的掃過了。電風扇也特別賣力，煽得耳朵荷荷聲……荷荷荷，那聲音一拖長了，彷彿是傷感的歎息……老友記手震震，面青青，巴不得讓整個身子躺在那桌子上去「押馬頭」（賭場隱語：實物作現金估值的抵押）了呢！

天色漸漸的黑下來。

老友記的眼色也黑下來。

可是，那家冷氣酒家的霓虹燈却照得半條馬路發光，好像特別指引他到這上流社會的交際場所去的，因為他是挺有希望的人。

連他自己也幾乎不明白會摸到這里來的。

『丟，荷包告喪告喪，肚空空，去涮一餐都係好，當佢食喪家飯咁食！』

他吊起了脚跟走進了那家熟落的冷氣戲院去，那是通上酒家的必經之路。他那兩支黑沈沈的眼睛一瞧，可認得票房里那兩個娘兒，也是面熟的，但當他踏完了最末的一段水門汀階級，那兩個娘兒

便趕緊把檯面的零錢搬進了抽屜里，也便很快的跟那個孟加里打了個暗號，孟加里急的吹起了鬍子。唔，對的，這個孟加里學人說的「打沙包」（扒手）像樣也有力，那兩支毛手更蠻有力……。

今兒，老友記是來喝酒的，他不須忌怕甚麼的，於是，他幌了幌覆到額前那縐亂髮，挺起胸脯走進那乘開上冷氣酒家的電梯里，僅僅一閃眼，又升到酒家里了。

『丟，有得測，幾大都唔理得咁多！』鬆了一口氣。

他仍然是吊起了脚跟走路的，而上這酒家是第一遭，不曉得那些樓板是這末滑不留脚的：別人走兩步，自己要走三步，那雙不爭氣的香港鞋，老是鬼叫那末的唆唆聲，這裏的燈光又是陰陰暗暗，驟看幾眼，倒跟四排埔的監房差不多，使得他的心里兀的像打了一條杖，而那當子，有一兩個穿制服的侍應生走了過來，本想向他彎彎腰說句甚麼紅毛話的，但，一下子可又像給老友記甚麼的樣相嚇窒了似的，一味近旁走着，好像監牢里守更的馬打的監視。

『丟，當鳩佢死，我來飲酒，又不是來扒……』

老友記想着，可就大模大樣的一逕走進去，但沒半個相熟的人，時間還早呢，他便坐下來叫了瓶大的烏蜜酒和一瓶白啤，喝這些酒，當然是由崩牙二會鈔票，多喝了也不會對不起崩牙二這個鬼「甲巴拉」的……他喝的一口又一口，臉孔也有點熱辣辣了，薄薄的酒精使他眼球混紅了，

一點酒意他便想起自己沒有穿起體面的大衣和結領帶，難怪，在電梯裏有兩個穿了大衣的甚麼紳士，一直瞪着自己那手油漬；媽的，紳士的甚麼白白胖胖的手，可能是染過血剛洗淨過來的，或者是搾取工人的汗滴的，他似乎記起了廠口的「卡仔」說的甚麼勞工神聖的——他可說不上口。

「丟，當鳩佢死！」

於是，他想逗逗侍應生談句把話，想知道崩牙二今晚的菜是多少桌，多少錢一桌，但侍應生像怕惹是非的不輕易開口，就是老友記問那裏是廁所，也祇朝「酒吧」盡頭處指指罷了。

「酒吧」盡頭處是有一扇門的輪廓的，然而，跑近去可瞧不到半個廁所的字樣，祇有從淡淡的燈光下，映現出畫的一頂高高的紳士黑帽，一支手杖和一撮八字鬚臨空翹起來的，老友記真想回頭罵過去，而那扇門可給一個也是穿制服的扯開了，跟着，打了句聽不懂的紅毛話，大概繙出來是「請便」的吧，解急的老友記可管不了這許多，祇直覺那裏是廁所不會錯的。

可是，剛拐過一道牆角，便像靈光一閃眼的，他可瞧到洋磁面盆那兒放着一疊餐巾，旁邊還有個銀色的菓盤放上幾十個銀角子，相當亮志刺眼，跟着，有個淨了手的拖條餐巾揩揩，隨也滿不在乎的丟了兩隻銀角在菓盤裏，他老友記愈看愈驚奇——這可是「放下買路錢」？

「唔，你大佬今日「崩大圍」（輸光），攪唔掂。丟，替天行道，劫富濟貧。一單好路數

！
經這麼一想，他便以拿到雙天至尊的王牌一樣——很快的掃光了全部銀角子，拖條餐巾一包，雪的放進袋裏。

「謝謝你！」

跟他拉門的侍應生說了句容易聽得懂的紅毛話，但，似乎瞪着那個出門的行動異樣的，老友記沒意會到人家的注意，祇想起耳邊的紅毛話，差些沒笑起來，這樣，袋角重瀉瀉的銀角子倒不覺得累贅了。

「嘩，有好大希望，」他仍然這麼想，「一單好路數。」

他得趕上了剛開到的電梯，他要趕去集賢俱樂部那個老地方去翻本。唔，從前有過一個人，憑壹扣錢本錢，在半個晚上便贏到食風樓，樹膠園……唔，翻本翻得來，再來猛「翻」一頓……有了幾分酒意，他那種慣勢了的吊起了脚跟走路的地步更輕浮。
後面，兀的有人嚷起來：

「噲，是他——」

「是吊起了脚跟走路的？」

一陣間，每個人都幾乎看準了吊起了脚跟走路的不是個正當的人，嚷得更緊，有幾個已一起擠進了電梯，他老友記原先不介意：是酒意蓋了眼神，但，電梯一到樓下，便有人抓着他的胳膊。

那個孟加里從走廊裏團團轉，提起那支毛手，鬍子吹得翹翹：

「阿啦末，阿啦末！『登格呢丫』（抓他）打沙包，打沙包！」

緊接着是一陣人迫人的自相踐踏聲，拳拳着肉聲，咆哮聲……混和着戲院裏播出的爵士音樂。

這關頭，吊起了脚跟走路慣了的，已經是身不由主，鞋也給擠脫了，好幾下連腳板牒也着不到地了，猛可的幾乎栽倒在水門汀階級那兒，害得票房裏的娘兒倆急的把手輕輕按拍胸口一下：

——噲！

戲院裏進出口處那片黑幕也快快的拉攏了。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

線 索

辦公桌上那把風扇曉得文經理的神色不大好，就對着那份給香烟罐壓了半段紙角的電報搖搖頭，好似自知不能跟人家分甚麼憂，到這田地它也表示無能爲力的呢。

一連串的密碼像剛從電報的收發機跳出來的：達達達，達達達，二〇六〇，〇〇五七……文經理的眼尾在跳，兩邊的太陽穴也有蚯蚓那末粗的甚麼筋在跳，但他呆坐着。

「號外，號外，十九路軍大勝，十九路……軍……大……勝，號外……」

門外，賣報的報販呱呱叫。

這下子，文經理的鼻翼抽搐了一下，好像嗅到了火藥氣味的，才意識到那份經過千山萬水拍來的電報，明知繙不出甚麼花樣來，也非繙繙不可，而那些密碼在文經理的眼里多已熟習了，很快便繙出：

線 索

——戰事在閩北猛烈進行租界尙安全近日各貨仍盡量搶裝包括青荳五百箱請極力設法……繙到「青荳五百箱」那幾個字時，那根鉛筆已慢慢的拖回去，像人家學劃英文字的筆勢似的：一味在打圈子，打得幾乎埋沒了原有的字跡。

『唉，又來了！』驚歎的擲了筆。

那把風扇也太息地搖頭得更厲害。

這五百箱青荳裝來趕市是對的。打從人家抵制日本貨時起，這些國貨青荳就抬了頭，也對嚙頭好的「祖家」貨加了壓力，對門那家做紅毛雜的，早已是眼睛紅了，傳出了聯合土庫反攻的風聲！但，眼紅與傳風聲也沒用，這些粒粒青嫩的青荳，在這趟的上海戰事發生了以後，銷路天天增多，四打庄箱頭的批價也快衝破六元的大關，走紅了，後市還看起呢。這末着，多裝來了，自然求之不得。可是，幾天前，剛從海港局提回幾百箱貨，可就給衛生甚麼部的稽查員來查封，說是有毒，就這樣，倉裏一堆堆高疊的箱頭，給兩端打了火漆的線攀過封了。在未定讞之前，這些線索移動不得，據稽查的表示，這些有毒會食死人的東西，可能全部充公燒光，說不定還要罰款，這說是完全爲了市民的衛生……有例可稽的，是前些時唐山來的罐頭醬瓜，就因爲罐子本身有了一點銹錫，含有鉛毒混着硝鏹的成份，成千成百箱的就熔化在火堆里……這就是青荳的命運……更糟的是：後天的「大馬鴨家」船還有幾百箱可到……而有關道不幸的遭遇，也早已電告上海方面……更不幸今兒又來了電報，報告再有五百箱搶裝出，這無異是送羊入虎口的呢！

新客的文經理對於這件事的發生，最初的正覺祇認爲以法律解決較妥，因爲這是個法甚麼

治的地方，說不定打贏了官司可使全部血本有歸，還可撈多多的好賺頭，他所持的最大理由：是說這些粒粒青嫩的青荳有毒會食死人，那末，打從抵制日本貨時起，也打從這趟的上海戰爭發生，這些國貨青荳已不知銷了幾千幾百箱，怎會開過有人食了中毒，報章也沒刊載過，不過，他對於法律不熟，更吃虧的，是不懂得外國文和外國閒話，一切祇得請命那個叫做「抽水馬桶」的大老板，「抽水馬桶」的脾氣也多怪，作興時真像抽了水的馬桶那末呼啦呼啦的嚷着，嚷着花一千塊洋咖啡甚麼的錢，甚麼有毒沒有毒，法治不法治，統統都一了百了，偏不巧「抽水馬桶」也是吃公班衙頭路的，自己嚷嚷又沒親自來解決，萬一事兒弄僵了，或者照着嚷的花咖啡甚麼一千塊錢辦妥了，到那時，說不定又要怪做經理的太越權了，一千塊數目太大了，何況，稽查的已接觸過幾趟，也沒有索取咖啡甚麼的表示……

想的口里唧着半撇筆頭。

他也想起一根線，攀過一堆堆高疊的箱頭……這些線索移動不得……

「唉，又來了！」

這刻，却是那個衛生部五短身材的財副又來了。他老是縮頭縮頸，彷彿辦這件公事當繃繃是十分醜陋的，有如剛剪過髮給短頭髮落在頸上一樣，事實呢，他打的普通話僅是普普通通：聽得

懂。文經理那口雜着上海的土白的洋涇濱腔，也叫峇峇財副聽得鼻尖透汗水。

峇峇財副沒有帶那個「赤佬」（上海土白：鬼）來。這是大陣仗搞了三天來的第十三次。

『有線索可尋呀——一千塊洋咖啡錢。』文經理福至心靈的想起了「抽水馬桶」老板的說法，他便壯起了胆色，掀掀屁股，伸長了頸子直貼在峇峇財副的耳邊：『你們……』

兀的有聲洋腔從門外響起——早晨。

文經理嚇得一怔，望望門外：那個赤佬也來了。又老在膈肢窩下來着幾本冊子，又是跟文經理點點頭便坐下翻開冊子在辦公，他戴的筭鼻梁的茶晶眼鏡，不曉得是托子鬆了呢，抑或是打話時多少影響那勾鼻的微動，使得每隔幾分鐘便拿兩支手指去襯托一下，又是瞪着文經理那副黃藍色的臉孔。

照例，文經理隨手敬敬烟，想不到竟聽到一口教訓，碰得一鼻子灰。

『他是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的。』峇峇財副說：『我也是……是公務員，做……做傍樣，傍樣你懂？公務員……最……要緊的是廉耻，不，是廉潔！』

『糟了，他諷我的……糟了，拆穿了……』

文經理驚的臉色黃里泛白，瞪着那個峇峇財副又扳動頸筋，說出最緊要的一句：

『這叫以身作則！』

『那麼，你們要喝咖啡麼？』 那是拚着勇氣試探的。

那個赤佬朝峇峇財副關了一下眼角。

『我們……辦……辦一件公事，連咖啡也不能喝……喝人家一杯的呀！』撇了一個彎……『咖啡，你們上海有？上海人也喝？』

峇峇財副居然作了采風問俗的閒扯。

『有，都是外國貨，好像台爾蒙，SW的牌子。』

『哦，台爾蒙，SW，你也懂外國文？』

這回，那個赤佬朝峇峇財副關了一下眼角之外又托托眼鏡。

『不，是習慣聽曉的吧了。』文經理很尷尬。

『哦哦，台爾蒙，SW……也有青荳，在你們提倡國貨的口號下，最先給打……打倒的是便宜的日本……日本青荳；近來，台爾蒙，SW……的好嘜頭祖家青荳，也被你們國貨的上海青荳打……打倒了，呃呃，這幾天，上海打成怎末樣？你們的中國兵會打勝日本……』峇峇財副祇管自己得意的說着。

線 索

跟以往的十多次一樣：那個赤佬又攤開冊子，偶爾跟峇峇財副哼一句半句什麼的，又下意識的寫着一些文經理所看不懂的外國文，甚至連寫的阿拉伯字也不大懂——好些地方加交叉的，或旁加小圈子的。

桌上那份電報也似乎不甘寂寞的掀掀身，它要跟那個赤佬寫的比比密傷。

「呃，電報，是你們上海打來的？」峇峇財副倒關心地問候了：「怎麼？你們上海的人平安麼？罐頭廠沒有炸毀？沒有炸毀就好啦，有貨續到啦！」

寫交叉劃小圈子的忽然停下來，跟峇峇財副咕嚕句甚麼，也順勢拿起那罐香烟，離檯面一分半分高的拍着——得得得，打的是什麼拍子似的，會意的一啄點着頭。

「怎麼，呃呃，你們十九路軍的口號是丟那媽，這是一句廣東話，丟那媽你懂？上海話怎樣講？」

文經理正對着他倆打的眼色感到異樣的煩躁，他便發罵似的衝口答出：

「操儂格娘！」

這可嚇得那個赤佬一楞，箱鼻梁的眼鏡幾乎跌了下來：一會兒，又咕嚕句什麼，索性挾着冊子先走了。

時間漏了條縫。

文經理積了兩天兩夜的疑問，這刻才可抓住機會：

『喂喂，他老……老是寫的……什麼？』

『這些麼，是……化學的衛生化驗紀錄。有毒，有毒你懂？有毒就是不合衛生。』
聽的爆出了凸眼珠。

『有毒，有毒就恐怕非全部燒掉不可，你們中國的青荳，壞就壞在不够衛生……在太青綠，青綠……化驗……初步的曉得，並不是荳子本色，是銅綠，化學名詞叫氯化……化……素，食死人喝！』

『那麼，在法律上……』

『這個，這個，』說的縮頭縮頸。『我以爲——法律沒有用！』

一陣風扇風吹醒了文經理想起「抽水馬桶」老板的另一句咬耳根的話：

『儂該對伊拉（他們）表示請喝咖啡啦！』

線 索

可是，一千塊洋委實太大了，做生意的應該打做生意的算盤：比如說，每箱青荳的賺頭多出一塊洋，那末，非多做一千箱的生意不爲功，豈不是跟他們白做？聘請律師打官司吧，也未必要

索花這麼多，而贏了更可一勞永逸，贏的根由多着呢！但，這個財副徧徧說法律沒有用，大概是嚇嚇吧了。

『有線索可尋……』

那句話也死纏着他。要是不執行老板的意思，恐怕事情會弄僵了，這樣的思想上的矛盾衝突，相當於手裏執着一支雀，握緊它怕會弄死，放手麼，又恐飛走了，機會找不回頭的。於是，他想起了折衷的辦法：先弄一點油水給那個財副，做做「買上不如買下」的手法，可得試探疏通，那說不定大事化小了，想深一層：這裏是個法什麼治的地方，賄賂是犯法的，萬一那個赤佬反了臉，豈不是更僵？

這末想着，文經理終於拖開了抽屜，數出一疊幾十塊洋大鈔，笑着臉塞向對方，對方呢，伸出了手又怕挨打似的在半路縮回了，顯然是怕人家設下陷阱：把鈔票的號碼抄下來，於是，一本正經的翻起了公務員的身份的什麼老話，好像壓根兒沒有瞧到什麼鈔票。

『嘿，他嫌少？』文經理邊想邊把那些鈔票暫擱在一香烟罐底下，試試對方下一步的動靜『大概會要的！』

老半天，那個客客財副才無聊似的抓抓腮巴：

「喂喂，我剛才問起你——上海人喝的咖啡，罐頭的一定不好喝，可對？」停停，「剛才我也說到——他是不抽烟的。不過，像你檯上的白麥烟，他確乎不要吸，不過，三個五有時吸，比如我，我有時是喝咖啡的。」

「對的，對的，」文經理天真地會意了：「夥記，泡一杯咖啡牛奶給財副先生喝。」

一會兒，咖啡茶和三個五香烟已擺在面前，峇峇財副也學起那個赤佬的把煙罐拍着檯面打拍子：

「當公務員，實是一份苦差，他叫你做什麼，便要替他做什麼，他剛要返寫字樓請教衛生部的化學師。」

文經理趕緊湊上一句：

「他今天沒問我什麼話就走了，他會不會再來呢？」

「也許會的，在放班吃中午飯的私人時間里。私人時間你懂？」

「那末，你看這件事有商量的餘地麼？」盤線壓得低低，「勞你——這一點點，嘻嘻！」

臨了，峇峇財副的掌心給塞上一疊粗硬的鈔票，但也撥回一角，又把白麥香煙罐壓住。

「呃呃，聽說你們的老板，也吃公班衙的頭路的，可對？頭路你懂？你是新客該多學呀！」

『他也是衛生甚麼的工程部份：好像抽水馬桶的衛生……』

慣于縮頭縮頸的索性把領帶拉鬆了一點，喝了最後的一口咖啡，吸着煙才嘆聲歎氣：

『當公務員是苦差使，我嗎，將來養大了孩子，寧願叫他做估俚，如果吃公班衙頭路的，一定叫他好好地做大人物，大人物做什麼，有什麼繙譯的當差，真是——』

沒頭沒腦的這個經理桌上呆了大半朝的電話，這刻竟呱呱叫，文經理摸不着是好是壞的聽着：

『喂喂，喂喂……剛剛伊拉……這個這個赤佬跑脫，伊拉弗食香煙，弗食咖啡，又有啥辦法呢！呃……儂講啥閒話，格種咖啡鉤……弗會……五百隻老洋够啦，喂喂，儂來格，弗好意思？喂喂，儂格意思我先弄好……曉得曉得……擺在信封里廂……』

像冷天喝冰水一樣：文經理的五臟六腑一沉，低下眉頭了，峇峇財富倒也關心着：

『怎麼，是你老板打來的電話？上海話真不容易聽，儂儂儂，呃，我也要回寫字樓——請你再給我半打青荳。』

『都給你們封了，連貨櫃里的。』

『這有甚麼要緊呢！讓我來——』

接着，動手斷了貨櫃里的線，隨便畫個押，便自己拿出半打青豆，順手跑回辦公桌把那罐白麥香烟壓在罐底的鈔票，一起塞在褲袋里，走了，走得跌跌盪盪的像跳虱，文經理的身子覺得痕痕癢癢，彷彿這刻才醒起給這虱子吸了血……

但他也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去預備十張一百元的大鈔票，也找個大信封，這是老板的吩咐！很快的也到了放班吃中飯的「私人時間」，那個赤佬和峇峇財副也准時到了，這趟好像多了一個影子沒進來，祇在門外逡巡把風似的。那個赤佬沒帶什麼冊子了，裝束也像要去打哥而夫球的：長幫的棉紗襪統里插了根烟斗。跟尾的峇峇財副十足是個背棒袋的聽差，打醒精神插旗號的，再不容縮頭縮頸了。

在私人的時間是沒什麼拘束的，那個赤佬又要拍着香烟罐了——「得得！」

幾乎是一秒鐘那麼急促的：有個信封墊到香烟罐底，也幾乎是一秒鐘那麼急促，便有一支手拖了一個信封插在長幫的棉紗襪統里，隨也有支烟斗拍的跌在地下，旁邊另有一支手摸過去。

「他喜歡在私人時間里抽抽烟斗的，嘿，剛剛幾乎跌折了，他說，他的烟包留在車子里，我替他拿去。」

線 索

峇峇財副邊說邊起身出門，門外，那個逡巡的影子僅僅跟他擦過膊頭，他便縮了回來：

的。」

「真不巧：問他的車夫，說他忘記帶烟包，好在在私人時間，抽人家一根香烟是與公事無關

當然囉，峇峇財副得謹慎地起身劃火敬烟，代替了主人的一份禮節。

那個赤佬忽的朝門外嚷起來，是洋腔的上海土白：

「哈囉，哈囉，抽水馬桶，抽水馬桶。」

真的，「抽水馬桶」老板來了。

到這刻，文經理還以為聽到的洋腔上海話，像是鸚鵡學話的一句半句吧了，也說不定是老板的老友。混得太熟了，對於「抽水馬桶」那花名也叫慣了吧！

可是，不由文經理不露奇的，是他倆一坐下便以上海土白作對話的。

「嘻嘻，阿拉是老朋友，叫儂「抽水馬桶」弗會生氣？對格，外……外幫人講上海閒語，開玩笑，生啥個氣，對格，對格，阿拉離開上海有十多年啦，現在講……弗靈，對格，對格，抽水馬桶——鄉下人叫？」

「害，拆污叫坐害。」

「對格，對格，十幾年忘記脫，阿拉是寧波話，上海人叫——我。」

『阿拉同鄉，哈哈。』——峇峇財副竟也脫口而出，發言也不錯。

文經理的眼睛像一下子害了嚴重甲狀腺病的吊了出來。

『伊——』那個赤佬指着峇峇財副。『伊得我同事幾年，洋涇濱格上海閒話講得幾句。聽——相當多！』

摸不着是好是壞的文經理倒憶起了不久之前跟丘老板在電話裏講的閒話，定是全給峇峇財副聽准了更使文經理摸不着是好是壞的——自己會衝口罵過一句：「操儂格娘」。萬一事情因這樣有了變化，剛剛的花了一番工夫，花了一筆大鈔……結果，仍會免不了「統統全部燒掉」，經理的職位也革職處分。

好在那個赤佬又跟丘老板談起了十九路軍的打日本的事，也東拉西扯：

『格趟，我看，東洋人一定吃敗仗……東洋人格赤佬……咳咳，上海格地方真好……上海格貨色蠻好……像……聽頭青荳，外國貨比弗來……格趟，儂做老板……賺銅鈔，賺銅鈔……』

丘老板手裏夾着的香烟，幾乎從頭到尾燒光了，一直在唔唔的應着沒工夫去吸，相反的，峇峇財副一味在利用私人時間，拚命趕着有限的時間，吸了一根又一根……

線 索
私人時間畢竟是有限的。

靈……」

「呃呃，阿拉也要回去寫字間。」那個赤佬手裏拿的那罐三個五香煙放進口袋裏。『辰光弗

『儂儂儂。』丘老板碰碰文經理的臂時，又跟講上海土白的打個照面：『格趟事，儂格……

？』

臨到真的要起身辭行的一忽，那個赤佬才檢出箱鼻梁的茶晶眼鏡戴上，等到跨過了門檻才彈彈指頭夾縫裏的煙灰，吹得火頭亮亮的，才對着送出門的人交代一下：

『格趟事，唔也啥……格香煙頭碰到線……線斷脫，唔也啥！哈哈，機會機會，賺銅鈔，儂……』

峇峇財副弄一弄那領帶，可就正正經經的代表甚麼的點點頭：

『謝謝儂，謝謝儂，明早會！』

一九五四年除夕

化外第一課

(一)

婆婆從關帝廟回來，一手扳開了那扇雕花腳門，便朝空盪盪的客廳裏跑，笑迷迷的抹着額頭的汗珠。

「嗨，真熱。」她來不及坐下便滿意的對自己說：「我說的對啦，今年是雙春，也是閏月，開冬學最好啦——關帝爺爺賜的好籤，真是，人憑神力……」

那頭馱着小銅鈴的巴兒狗給吵醒了，就這末蠻懂得人情味的旋在婆婆腳跟擺尾。

「妹——」那個試探似的坐在梳化椅里叫了一口。

老半天，尾房那兒才傳出了有氣無力的應聲。叫阿妹的女兒可沒出來，她抽出一支金簪，輕輕的順着髮路去挑剔螺型髻旁的痕癢處，才又會意的扯開咀角的一絲笑紋：三少一定回來了，頓在房裏……這是吃晚飯的辰光，在這光景，或放中午班的一段寶貴時間，三少總會摸回來跟阿妹溫存的，識相點，她是該退回二樓自管家務去。但，這幢房子是她包租的，她要就攔誰敢「打限」。這個尾房原先也是她自己住的，而自那年才讓給那個養大後當過搖錢樹的阿妹所享有，一直

到阿妹跟三少由「包月」而至生了德利這個聰明的孩子正式「住埋」以後，這尾房便成了三少的另一房「住家」。三少也無形中做了這裏的家長，她靠他做「米飯主」。有這樣的人事關係，她甚麼事也得讓三少幾分的，即使有把握操縱一件事，有時也不得不對他裝點假面子。這也關係到三少是個地方上有「名望」的人，敬讓敬讓總是對的。今兒，德利這聰明孩子要開多學，婆婆求了一支好簽，當然可擺佈自己的女兒做去。但，作為一家之主的三少，好歹也該跟他循例說幾句，免至日後執怪甚麼的——外孫一日都是別姓人呢。

湊巧的，要是三少這刻出房，她得把那一方黃紙的神籤，遞到三少的眼前。唔，三少定是說不識唐字，那又非多費一番唇舌不可。她坐在梳化椅里得先想好一番應付的話。對的，德利這聰明孩子的名字也是婆婆在關帝爺爺面前磕了半天响頭取來的，那是得天時地利的意思，跟他的大姊瑪莉，二姊莉莉，名字同音，三少就同意了——這趟的事想也不會梗阻？但，要是她要她解說這神籤的「古人」的意思！雖然司祝老爺說過的大意，她是可複述的，而未必不可就取信於三少，使他心誠悅服，一切事任由擺佈擺佈……

這樣，想呀想的，給她想到樓上中間房的老九伯：是個做了一輩子唐人財副，讀古書多，滿肚墨水的。這刻，老九伯說不定已放工了，唔，請他解詳這神籤，最好不過了。這個，老九伯喜

歡灌口黃湯的，請他喝一杯，那就會把上天下地說翻了。對的，三少這種人要講理說服的，老九伯一定可以做得到。

當她要上樓請老九伯帮忙的一忽，尾房那兒，可有呀的一絲開門聲，接着，有三個小黑影衝了出來。帶頭那個像有輕身工夫「卜」的從甚麼地方跳下來，還搖擺着一身學來的英雄氣派……

……

做婆婆的給嚇得一怔。

「噲，婆婆，婆婆——」是三個孩子一同叫囂的得意聲。

「你們躲到那兒去？」問的老是那麼慈愛的口吻，好像給嚇了一怔的意識根本不會存在的。

帶頭的是聰明的孩子德利，他知道婆婆最疼愛他的，他可像初生之犢那樣伏在母牛的肚皮要吃奶似的，甚麼也不怕也不管，做婆婆的體貼地梳着他的頭毛，也拍着他伏過地面那身灰塵，他的兩個姊姊祇是輕輕的搔了搔，仍然有點女人應有的女人羞澀：低着頭。婆婆說過姊姊都是買來養大的，媽咪不大疼愛她倆，難怪她倆一見到媽咪的影子便要溜走，德利的心帶元的像發炎的；火辣辣的突然撲向大姊的身邊，很猥褻的緊緊攢着……做婆婆看作近情近理的笑起來：

「嘻嘻，人細鬼大……」

勢。」

媽咪走近了，大姊姊才得到攔的鬆了手也走了。這下子，德利却識趣的答起婆婆的問話：「我們看房里媽咪跟爸爸……媽咪想打個鯉魚翻身，爸爸呢，始……始終以虎落平陽壓倒優勢。」

說的有播講甚麼技擊小說的天才，字音咬得一跌一頓的，睜眉也眯眼……那是得力於聽熟播音的，做婆婆的老臉皮望着有點春意的阿妹倒不禁紅了一暈，急的堵上一把嘴：

「德利這孩子真聰明，嘻嘻……」

不先不後，叫做三少的老頭子也出房了，這老頭子的光禿頭頂祇剩幾根毛的，看年紀要比阿妹大上兩倍，但他那雙屬於陰性的眼睛，看去又像十八廿二那麼有着年青的性活力，在往常，在這尾房里經過一段「啞場」之後，這老頭子總要睡半個鐘頭恢復疲勞的。今兒，却是意外的趕快出來，也許，阿妹跟他在枕邊說起了求神籤那回事，大家好生商量一下。

婆婆心頭一鬆，可從梳化椅站起來，向三少笑笑嘴：

「三少，嘻嘻，德利這聰明孩子……」

「屈？」他講紅毛話慣勢了。

說屈的却惹得德利伸了伸頸子，瞪着爸爸嘴角掛的那根朱律烟，剛好問了婆婆一句話，那口

氣就活似「七點汽」那樣的推動着那根朱律烟，馬上像支起重機的倒豎半空高，他忍不住呱呱叫：

『爸爸……朱律煙够……大條。大條……媽咪蘇格……過癮……』

這又是屬於天才中的急才：有資格自編自播講甚麼天空小說的。爸爸摸着下頷滿意的掛了一絲笑痕在斜睨着兒子的眼角上，聰明的德利可就更滿意的纏着媽咪的半截腿子，使得媽咪從心蒂癢起了紅根，一直出現在耳頭，但也疼惜地好好吩咐：

『走，走！』

照例，媽咪塞他兩隻角子作為支使孩子跑開去的買路錢，孩子也照例拿了錢去買冰淇淋吃。照例，孩子吮着這些寵愛的甜頭，讓過失甚麼的像冰淇淋那樣自然溶解在口腔里了。

那當兒，做爸爸的摸下頷的手去摸摸拿了兩隻角子快要走開的小腦袋，滿意的笑笑：

『聰明的德利……真是……』說的掏出一張五角錢的鈔票。『端地仙……媽咪真孤寒……暗減！』

做婆婆的得到這偉大教養的啓示，馬上跟女兒丟了個眼色，阿妹可會意的對三少說：『再過十多天，就是冬至的大日子，德利要開冬學……讀……唐書。』

「亞答？唐人書？」他像給甚麼整了一下的睜睜眉頭：「讀書嘍，讀唐人的會變做……做……」

「嗯。」婆婆在陪笑。「唐山的……唐……書……」

那個不大同意的把手着力地朝枱面一拍：

「這里不是唐山，你讀唐人書就返唐山讀。A……B……C……應該讀……都？」

阿妹怕他再討多一房老婆那樣賣個俏也撒撒嬌：

「別生氣！阿家（琵琶仔慣常這樣稱呼鴇母的）的意思，祇在開學時……菩薩面前，讀讀紅皮書……」

三少揮揮那口朱律烟灰，莊嚴地倒到梳化椅里。他聽錯阿妹說的紅皮書是紅毛書：

「讀紅毛書千猜。巴突……德利無够年歲，毛突毛突要六歲，紅毛計……匪士耶——明年。」

做婆婆的舌頭一舐唇皮，那副嘴更油滑：

「對對，三少，不過，明年是盲年，唐山人最忌盲年開學：怕孩子讀盲了心眼兒呢！所以，寧可提早一年或遲一年，而今年正是雙春，也是閏月，是適合開冬學的一年……」

那個聽得有點不耐煩的掀起了屁股……走啦！這真叫婆婆有點煩躁——事兒弄得這麼不尷不尬的，她還是沒勇氣提起那支神籤，又巴不得去攔住那扇雕花腳門，留三少多說幾句……可是，就在這煩躁的一忽，三少推開了腳門，正可看到老九伯放工回來，她於是招呼着老九伯，也請三少留步了。

『打限打限，伍哲，大姑請——美農三疏，噢噢……』門外的老九伯又着雙手。

三少真的住了腳，婆婆可就拜免了老九伯幾句解神籤的話，阿妹乘勢推了三少進客廳里，老九伯傍着三少的跟尾，兀自討好的眨眨眼，打着酒嚔：

『噢，我是樂天知命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我讀聖賢書的。君子安貧——我這一輩子沒折過腰……』

口角啣朱律烟的分明聽不懂拋的甚麼書包，老九伯可急的轉口打打鬆腳的馬來話：

『伍哲，美農三疏，三疏紅毛刀列……SA……N……嘻嘻，毛突伍哲班尼……』

一直進了客廳坐下，老九伯老是飄起了那床黑黝黝的烟漬牙齒，三少却一自盯着自己的鼻頭。

『哼，樣子像做了官。』老九伯到底會看不過眼的，『可是，婆婆看得我起……請我才進

來！

『喝咖啡吧，老九伯！』

婆婆真的挺客氣的捧了咖啡到眼前，自然也敬三少一杯——她可有機會週旋於兩者之間。

『老九伯，麻煩你解解這支神籤，可給三少聽聽！』

『解甚麼籤？』像對中了馬票號碼那麼得意。

『關帝爺爺的，那是爲了德利開冬學那回事。』

婆婆遞給那方黃紙，老九伯便檢出了老花眼鏡戴上，看去，是刻版的東西，黑色更濃淡不均的。

關帝聖君 第二十二靈籤			
有求必應	神童十二着鎗衣 不韋識賢資重任	舉頭三尺有神祇 一木堪能大廈支	心誠則靈
			古人甘羅入仕

「噲，好籤，孩子開學讀書，要是在科舉時代，這個孩子一定會中舉入學的！」

解籤的打起那隻貓兒似的眼睛，掃掃別人的臉色，這該是別人賞識自己的才能的時候了。三少是疼愛德利的，那就非聽不可。可惜，老九伯不懂得紅毛話，馬來話也是蹩腳的幾句，對方聽唐話是否會全部清楚？這值得考慮了。他喝了一口咖啡醒醒腦，可就悟到極力說得淺白點，盡可能加上些州府的口頭語。

「籤——真好，古人——是……你們一定聽過從前有個焚書坑儒的暴君，叫做秦始皇，秦始皇的仲父就是呂不韋。呂不韋是尊為相國的，唔唔。這神籤的古人是甘羅，甘羅是戰國時候的秦人。甘羅在十二歲那年，便得到丞相呂不韋的賞識，輔助呂不韋出使趙國，趙王接到了那封特電，喜歡到跳高七尺，馬上召集了一班奴才總管這類臣子，趕到老遠老遠的山城外迎接甘羅。唔，後來呢，甘羅事秦封為上卿……」

老九伯是仰起了鼻頭噴烟圈，似乎欣賞文雅的餘音甚麼的——呃，又流於太文雅？

「人憑神力。關帝爺爺真靈……」婆婆特別指出神明這一點，「德利他日一定成大器，跟他爸爸一樣出人頭地的——神籤講得明明白白。」

三少老是愛笑不笑的掀掀眉頭，可又掃掃屁股：又要走了。

還是阿妹機智的移過半個身子擋住了：

『聽到麼，老九伯的詳解？』口氣一轉：『阿家是想德利成器的，開學以後讀甚麼書，那是你做爸爸的主意，婆婆是外人，沒權干預的。』

『挨尸！我不懂你們唐山的……』三少乾脆搔搔手。

做婆婆的不得不委屈地接下去：

『三少，開冬學唐山規矩：擇個良時吉日，請個道士禮斗酬恩，請個……飽讀聖賢書的先生！在神前教孩子唸幾句紅皮書……呀，老九伯可以教紅皮書。』

一聽到老九伯的名字，那個三少可眯着眼睛：像這樣的傢伙，祇有教壞人，不會教好人的。

可是，老九伯却望着婆婆周身一縷，那床黑牙齒飄露了全部：

『別開我的玩笑吧！』

跟着，他又想起了老婆常說的一些話：

『你自己窮得發霉，人家的三少是有名望的，你還不去照照鏡子。』

『我老實人不會開玩笑，』婆婆說，『是呀，三少也一定贊成請你老九伯教紅皮書的……』

這刻，三少可像壓根兒沒聽到人家說甚麼的，跟阿妹耳語了幾句，便決意要走了，老九伯也起身送行；幾乎是跟三少並肩的跑着，他覺得三少比自己高半個頭，便想到——

「三少是有名望的，要是他愛才，看得起自己，那麼，貴手一提，不難平步青雲，這個社會要巴結有名望的。」

看臉色：婆婆有把握摸到三少起初板的性子軟下了。那麼，開學這回事易搞了，老九伯呢，祇消順口提一提：

「不看僧面看佛面，老九伯，你看，在三少面子上，當然答應替德利教教書的。」

這給老九伯聽得比平時喝了酒還多醉意，他喜沖沖的踏着浮浮的步子上樓去。

(11)

幾天後。

也是個午後，三少又偷偷摸摸的回到這個「住家」休息：他躺在客廳裏的梳化椅上打盹。

阿妹跟她的阿家出門去了，買開冬學的東西呢。

客廳是相當靜的，一抹斜陽反射到玻璃鏡子上，像是甚麼劍客放的紅色劍光，早就爲了遷就休息的，這尾房裏的「噩的呼聲」呼得不怎樣厲害，但隔籬鄰舍傳來的一樣呼聲高，搞得三少打

訥也不甜，便無聊地翻翻社毛報紙看：那段講唐山的反甚麼的新聞還沒有看完呢。

元地——有陣悉索聲，使三少不得不掉轉頭，可瞧見德利這個聰明的孩子，像隻鬥敗的公雞那樣散着一頭亂髮，倒在那張長的梳化睡椅裏，却又怕人發覺似的把本甚麼冊子掩着眼頭，在翻着，裝作很勤力用功的樣子。這樣，做爸爸的一瞥眼便感到滿意地並沒做聲驚擾，但也想知道翻的是甚麼冊子，便戴起了那副老花眼鏡望過去。

那抹陽光有點異樣：反射在德利翻的冊子的封面上，是那麼紅澄澄閃眼的。

三少戴的眼鏡的玻璃片子裏冒了點熱汗，有暈濛濛的蒸汽，他心裏一怔，便想到封面紅紅的冊子的一連串事兒。好像在戰前，有過一個朋友，在那家紅毛書的圖書館裏，借讀過一冊叫史甚麼的花旗女人寫的書，好像叫甚麼色照耀着中國，描寫二十五千里征……征甚麼的。那個朋友特別提醒他：凡是紅封面冊子，都是描寫這一類長甚麼征……。隨後，在和平的日子裏，他確也聽過不少有關紅色封面的故事……。好幾次，遇到有甚麼風吹草動……他也曾堆了一臉癡迷，不聲不響的撕過了婆婆掛在神前寫着「夜看不準」的紅皮的「曆書」。他可不理會冊子內容寫的是甚麼，索性在「聚寶盆」化了灰滅跡了，結果呢，慶幸得家宅人口平安；甚至有一趟，街上鬧着風風雨雨……他臉青青的回到這「住家」里，到處找呀找的，終也找到阿妹的梳粧台的抽屜里，發

見幾本也是看不懂寫甚麼字的，而一樣是紅封面的女人做月會的會簿，他也取穩重爲主的態度撕得它片片碎，而得到的也是雞犬無驚的安樂日子好過。

『窩里夫！』他打紅毛話怨自己了，『那天，婆婆搞的甚麼紅……書，一時大意，萬萬不能放恣……唔……我要給他們一點厲害……哼！咁咪！登乍，登乍拉斯——危險的。』

三少的天靈蓋氣得發炎，那抹揚光像得人怕的紅霞……可怕！他差些要撲起身去撕掉……先撕了德利手里的……愈想愈氣，腦袋發……光火……呀！跑近了定睛看真的，德利手翻的，却是新型的「益智電影脚本……」他看到放飛劍的那頁圖畫，驚憤也跟着飛去了。

翻着小冊子那支小指頭正在不住地蘸着口水，這冊子那些表示黑暗面的易於褪色的藍墨上面，就染上那點蒼白的口水，看去，像是幾千倍顯微鏡下所見到侵蝕人體的白血球那樣可怕。但，翻着的已經着了迷，始終沒注意到旁邊有個爸爸站着，做爸爸的，祇着眼于染了不少藍墨的小指頭：螺絲型的指紋顯得多麼纖巧玲瓏的。對呀，唐人的或者是印度人的掌紋專家讀賞過——這孩子的掌相好極了。唔！這孩子將來會創大事業，跟老頭子一樣聲譽響亮，社會地位高……。

『他婆婆想搞壞他，讀甚麼紅……書，呢，布基瑪！』

爲了孩子的前途，他該認真的躺在梳化椅里多想一想。

突然，傳來高高的呼聲，又是推出了新節目：

——現在，戲劇化小說開始……

德利這個聰明的孩子聽着，馬上把那些小冊子一扔，擺出了混身解數的一個箭步「標」到尾房裏，不管老子姓啥的，將「麗的呼聲」扭得鬼叫那麼大聲。

開始播出的戲劇化小說，有個女的沙着嗓子在背台詞，叫人聽得毛孔動的：

——哎唷，我的心肝呀！

尾房里隨也「搾」出了比原來的更肉麻更骨痺的童子底聲：

『我的心肝呀！哎唷！』

做爸爸的摸着下頷在笑，……這孩子確是聰明可愛的。比如說，在一天播出了二十二小時的甚麼精采節目，對於甚麼「天空小說」，「戲劇化小說」，而技擊的……他都聽得爛熟……哼得好幾種方言的歌……更本事的會在人們的背後，打出所謂鐵沙掌，無影腳……做爸爸的想起了自己，要不是跟阿妹「住埋」，至今恐怕仍然祇懂得紅毛話和馬來話吧了，娛樂性的甚麼教養……唔，很有造化作用，他又摸摸下頷笑：

『這聰明的孩子，將來會創大事業……』

說事業麼，他三少自認不識做半個蠅生意，他祇像上一代做爸爸的讀了幾號紅毛書，就去吃紅毛土庫的頭路，漸漸也混到公班衙里做了活，做呀做的二三十年，作算是石磨也磨光了齒呀臉甚麼的，好容易磨出了一份說是有些「名望」的差使，撈過個甚麼勳的章「顯奕代家聲」呢。

「這聰明的孩子將來跟我一樣的有地位，有聲譽……」

比起自己，老的雖然非蛻殼不可，但，孩子的胸前，掛的甚麼勳的章，跟老頭子一樣……這，眼前總算是一份光榮。

「哈哈，這孩子……」做爸爸的迷迷糊糊打從牙縫洩出一絲笑聲。

「噲，別做聲！」

做爸爸的可楞着，一轉眼，好似見到身邊的媽咪睜開一絲兒媚眼，眉毛鬆得像一撮給人摸上了的怕羞草似的，骨頭已酥軟無力，還着實實咬耳根警告做爸爸的，是那末贅氣：

「別做聲，噲，這房門的板縫很疎，德利這聰明的孩子不祇一次偷窺……也唆使兩個姊妹

……一起鬼頭鬼腦……」

「車！丁丫二，這是平常呀，哈哈，我的孩子也曉得——路……個條路……哈哈，平常！」事實上，從德利懂得人性時起，常見做爸爸的白天回來，老是跟媽咪頓在後房里，關起了房

門咕嚕了一陣，便沒有正常的聲氣了……德利豎起了耳朵貼緊板縫，也招呼着兩個姊姊，一起瞧……之後，給媽咪發覺了這件事，索性把板縫糊上了紙，但，隨也給剔破了，就不得不跟做爸爸的警告。

『這孩子聰明，哦……從小……小意思可看到：將來一定創大事業！』

做爸爸的放眼將來，一點也不會責備孩子，而這房「住家」，至今還是「私」養的，黃臉婆不准阿妹入宮呢。呃——世俗人說的「私」生子一定比常人聰明，這更可證明德利這個孩子的將來……。

可是，不由他三少不再想起做婆婆的主張開學教紅甚麼書那回事，他氣得拍了一下大腿：

『豈有此理，豬欄格！』

差不多就在這時，有人敲着那扇雕花窗門，氣憤的給吵得不耐煩，滿以為阿妹從外邊回來，便叫尾房里聽「麗的呼聲」的德利出來：

『開門！』

然而，敲門的也在叫開門，但那聲音聽來是陌生的，定是摸錯門檻，正想打話支使出去，不料敲門的竟性起：

「開……門哇，哼，縱子行兇，你避得過！開……」——門給猛力的搖撼着，像要拆掉的。德利這個聰明孩子始終沒出尾房那兒半步。

搖撼的搖得更兇，罵也更兇——是三少不大聽得懂的很重鄉下土音：

「算你做官——太子我都不怕，有理當你泰山，無理當你路行，開……開門呀！」

一陣閒人的嘻笑……怒罵聲夾着，吵得三少更不耐煩，不得不起身去開了門。

「哦，先生，阿妹呢？」

搶先說話的是打門那個女人。三少正想擺出身份去斥她一頓。可是，她已爆起了頸筋：

「先生，你是……德利的爸爸？」哼——雙手插在牛腰，開門見山的，「你——縱子行兇！」

「喂，我問你，你來講理呢，抑來拆門？」

三少慢條斯理的雙手也撐着腰，臉兒仰得高高，像開會當主席向下屬發問似的神情。

「我來講……講理——我家門口晒的「加天」柴，都給你……德利當作甚麼運環金錢鏢，一支又一支……打光了……」

那個女人說得很衝動，竟也作起放金錢鏢的手勢——差些沒碰上了三少的臉。

「呵，呵！」

看熱鬧的小孩子做了啦啦隊，這當兒，鬧得樓上老九伯的老婆也擠進人堆看熱鬧。

「呵呵，了得，德利是少林寺……五枚師姑得意門徒。飛，看鏢！」

這個分明是德利的好搭檔了。

老牛響，三少又慢條斯理地跌出了兩個字音：

「架天？」

「是呀，德利把我晒的「架天」柴，當金錢鏢……我要講理，我要賠……」

「哦，講理！毛里毛里，答必我問你，你晒的「架天」柴晒在那裏？」

「馬車路邊囉！」

「哦，我反要同你講理，你都？馬車路邊是皇家哇……阻碍交通犯律……第……第……唔，

第幾條同你講……費事，我祇講你知，犯律……罰鍰……坐監，坐監聽到麼？」

老九伯老婆替人家打了一個冷震，可不是麼，如果豆腐婆講「架天」柴的理講得來，她也准備插一把嘴，那是前天的事：她晒了幾條樺，無緣無故的給德利潑了好些溝渠污泥，她靚上了，

會抓住德利要講理。

『你還可惡人先告狀，女人髒騎過小孩子的頭頂就蠢啦，不識字啦，我婆婆說過的！哼，你還想動手？你知我爸爸做……？會拉你去坐監，我爸爸做……』

『做……做……官好麼，我偏不怕，我要攔興告狀，告大人，我要找你爸爸的晦氣。』

『我不怕你，我爸爸更不會怕你！』

德利的姆指神氣地朝鼻頭一指，虎起了臉孔竄走了。

『……罰鍰……坐監……坐監聽到麼？』

那個大人說的話不會假的，老九伯老婆的確給嚇縮了頸：

『唔，貧不與富爭，何況，德利的爸爸又是有名望的。』

臨末，她幾乎想到做到的反而去勸解豆腐婆的，但，一回頭，可瞧到做婆婆的怒衝衝的站在豆腐婆的背後。阿妹則一手攬着一大包東西，一手拖着那頭巴兒狗。

『怎麼，你們上門惹事生非？』婆婆瞪着豆腐婆。

『哦，不是，是……你外孫德利……』

『德……德……利勾你這個老虔婆的脂粉麼？天大的事！』

『不……不，我要講理……』

豆腐婆邊說邊後移了兩步脚——冷不妨踏着混入脚跟的巴兒狗，汪的吠了一聲。

『人有人事，畜生你也爲難麼？哼，你踏傷牠，怕你身上的木虱……也要担枷。』

站在門檻那兒的三少聽上了阿妹愛護那頭狗的話，他滿意地補句律例：

『虐待動物，罰鍰……坐監，犯律第……第……幾條……不是同你馬央馬央！』

老九伯老婆心頭又卜的一跳，跟着，耳邊有一陣絲絲聲：

『甚麼事？鬧……？』

『唔，』應的篩了一個眼色，才知道老九伯放工了，他站在身邊呢，『德利好事多爲！』

看看豆腐婆又要拉起嗓子講理了。但，做婆婆的先一手攔住她：

『別多講，捉賊用贓。你能拿出贓證來方可講理！別冤枉好人哇。』

『贓？幾十條……都給他打金錢鏢，飛，飛，飛……光了，我賣豆腐收檔回來，祇剩得零零

落落的一些柴皮……』

『哦，你就這樣冤枉德利，是麼？飛，飛，飛你個死人頭！』

『呵，呵，』頑皮的孩子看上罵的太肉緊，便又喝采來。

『阿家，別管她，我們進去吧——關門。』

阿妹一轉身，連推帶闖的進了阿家進門，那頭狗給拖得呱呱叫，小銅鈴亂響着。這之間，老九伯瞧到地下遺落了一包東西，而等到他拾起，進門的已關好了門。

『呵！呵……』啦啦隊拉的聲更長。

老九伯蹣着豆腐婆鼓起了一泡氣，走了。看熱鬧的人也疏少了。老九伯放胆打開了那包東西。啊，那是描紅格和三本紅皮書，也在無意中給老九伯在訓蒙三字經裏翻出新奇的句子：

——上愛國

——下衛民

『呃』，老九伯搖搖頭，『挺重要的幾句，開學拜聖人要讀的，改變了，唉，上致君，下澤民，變了，無王管了——甚麼上愛國，……都是無王管的。』

他要物歸原主，也得聲明一下：這本紅皮書非掉換不可，他輕輕的推了推門。

『還來攪攪震！』屋里的斥責聲，『給我滾滾，要不，撥水……』

『你們錯了，我是老九伯。喂喂，無王管的書，讀不得，你們無王管……換……正統的呀！』
『管你自己好了，人家要撥水呢。』老婆倒着急了。

『你懂個屁！』老九伯擺出了衛道者的口吻：『我要打門，一定爲正統的……』

屋里。

巴兒狗起勁汪汪的吠得很大聲。

(三)

找了幾天賣舊式書坊，總算給老九伯找到了那舊本子的三字經紅皮書了。

冬節那天，做婆婆的早就請老九伯賞賞臉：擇定酉時舉行拜神開學，老九伯真的提早放工回家，老婆看上他便冷冷地說：

『哼，捧人家卵巴！這麼早你便回來，看你打破了飯碗怎辦？』

『有代價哇：人家答應封給我廿隻洋紅包呢。』

『枉你是個讀書人，哼，人家親口對我說，請個道士拜拜神也卅隻洋，你的代價比得上騙人的道士？』

黃臉婆越說越得勢似的，老九伯聽得怪耳悶，兀自提了毛巾沖涼去，邊行邊唧咕占嘍起來：『……養子教讀書，書中有金玉，一子受皇恩，全家食天祿……』停停，又——『人遺子，金滿贏，我遺子，惟一經……』

僅僅有過一陣呼啦啦的水聲，很快的，老九伯便冒着半頭水濕，回到房裏要換衣服了。

「廿隻洋不算少呀！」他幾乎像跟自己說的。

「人家借重你的一忽，當然不算怎樣少，要麼，人家看你不起時，那你就賤過地底泥了。」

「噫，跟你說也費氣，你到底在放甚麼屁看我不起？人家會請我教書？」

「人家也請我今晚落樓吃飯呢，可是，我不……」女人家慣常喜歡插一句橫綳綳的。

「你死你事——」老九伯忙的穿好了衣服，挺挺胸脯才橫了老婆一眼：「你賤骨頭……」

「看誰的骨頭賤，輕？時間將會跟你稱！」她說的「時間」是指等會兒的意思。

「我吓！」

老九伯終於下樓了，他雖鬧過一點意氣，但，踏一步樓梯，他就加重了一步自制，直至飄飄然被人家請進了客廳，他已經換上了那份所謂讀書人的矜持和清高的神態了，他祇打鼻孔哼出了一句話：

「伍哲回來了麼？」

「差不多了。」婆婆望着壁鐘數指頭：「未，申，酉，酉時是五時和六時，還早呢，喝杯咖啡陪陪這位丁先生吧。」那個叫丁先生的，兀自掀掀屁股，向空點點頭。

老九伯也向空點點頭。

要是，此刻跟老九伯坐在一起，三少一定對他作「士別三日」刮老花眼鏡看個什麼的。對呀，老九伯今兒教德利讀書，當然是可敬的堂堂一個師表，三少是有「名望」的，當然會要敬老師幾分。

他想呀想的，也數數指頭：

『天，地，君，親，師……師……』

隔座的丁先生敬他一根煙。

老九伯的眼睛像長在額頭的祇瞪着天花板，做婆婆的捧了咖啡來敬他，才唔的應了一下，也始終沒有接過誰敬他的煙，而那個穿牛仔裝的德利，踱到跟前指着他的光頭，兀兀地笑：

『喂，老傢伙，你個光頭够光，够硬，好像……』

『嘻嘻，』婆婆在陪笑，『德利這孩子真聰明。』

老九伯馬上飄出了那床黑黝黝的牙，牙齒要晾風乾了：

『對啦，可是，怎不給他穿套長衫馬褂？唔，開學可比進舉入學那麼隆重，穿起長衫馬褂拜聖人……』

『老傢伙你——牛頭不對馬嘴，牛仔裝啦嘩！』德利沒把那支假勃朗寧手槍瞄準老九伯胸膛。

『嘻嘻，德利，德利，你還是先跟姊姊到外邊玩好吧！』

『真聰明！』老九伯像叨了孩子的光那樣回婆婆搖着腦袋。

那個丁先生也不甘寂寞的陪笑一下：

『穿長衫馬褂應該，拜聖人……聖人是孔夫子！』

『呃，他也懂得？』挺胸脯的脇骨一縮，眼皮蓋一沈。

意外的沉默一下了。

跟前，阿妹可端了甚麼文房四寶來了，老九伯爲了排遣沈默的氣氛，也開始動手：滴了幾滴酒在硯台里，隨手拿了塊生薑磨着硯台里的硃砂，那是準備作爲點紅皮書的句子用的。

磨了老半晌，才給他記起了懂得孔夫子是聖人的丁先生，他便從旁的推出了一堆道理，擺下自己的博學：

『奇呢，三字經也有新呀舊的。舊的是上致君，下澤民。新的呢，靠不住了，甚麼上愛國，下衛民，都是無王管的。』

『都是舊學靠得住！』丁先生的口吻是合拍的。

『對呀！』老九伯停了手，拍拍，『舊學的紅皮書，是咱們中國偉大的三本書，哼，有人瞧

它不起，以爲它買上了「訓蒙」兩字就幼稚的呢。哼，隨便找一個讀新書的，叫他讀通也解通隨便的一本，好像訓蒙幼學詩啦，訓蒙三字經啦，訓蒙千字文啦……我相信不多……不多，舊學的偉大——就是這一點。」

這趟，叫丁先生的自己抽上一根香煙，靜靜的聽下去：

「唔，舊學在南洋州府地，可算是最後的最堅強的保存地了，你可懂得我說的意思？」

「嘻嘻，老一輩都是舊學根柢……」丁先生吸了一口煙，嗆咳着。

老九伯心頭一閃：這個丁先生也是「有料」的，書卷氣味相當濃，談得來的，於是，進一步虛心的請益請益：

「丁先生，你是——盛行？」把人家的行業問得額外尊敬。

「哦，我麼，我是靠這個包袱里的袈裟道牒，道袍鏡鉞……仗神力吃飯的。」

這末着，聽的幾乎不相信自己還有聽覺的，他認爲跟姓丁的道士談了一堆舊學的話，簡直沾辱了自己和聖人呢。他真想把頭殼去磕牆壁，還好，三少沒在座，否則，在受紅毛教育的三少面前，丟盡了舊學的面子了。

竟又是意外的沉默。

做婆婆的剛伸頭出門外去看看外孫，尾房裡的阿妹已吵着够鐘要拜神了。是的，五點半鐘了，三少竟是比平日遲了回來呢，雖然，三少是這一家之長，神前該叩個頭的，但，時間已不多了，乾等是誤事的，母女倆接頭商量了一下，祇可扳着性子開始動手做去，說不定三少還趕得及回來。

那個道士丁先生也遵照吩咐，開始穿上那襲酬神專用的大紅道袍。

客廳裡接着點點燭光，陣陣神香煙……那張用洒金紅紙寫了「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神位」的紙也貼上了。

德利這個聰明的孩子也從外邊找回來了，一直給婆婆監守在神桌前：像個逃犯的一點也沒有安靜的。

那支給大臘燭的火熱燙焦了的神香，彎了廿五度腰，像是它挺虔誠的最先敬神的一個，道士先生叮叮的敲過一陣鐃鉦，神香的灰燼要跌小跌的給震了震，他却拉起了唸經的豈沙喉，好似巴不得它快點完結了的——拿了酬金卅隻洋了事。

老九伯倒認真的拿起了那三本紅皮書，恭恭敬敬的在神前的臘燭的火焰上，繞了幾遍小圈子，才放到枱上慢條斯理地戴起老花眼鏡，拿起硃砂筆一邊點句子，一邊咯着乾喉：

「德利，我現在開始教你，你看我點一句讀着，你跟我讀一句，希望你將來——」

上致君

下澤民

揚名聲

顯父母

光於前

……』

然而，德利好像熟讀過了似的，一味祇顧瞪着穿大紅道袍的，也不時捋捋那支假的勃朗寧手槍。

『哦，三少回來了！』

那是婆婆做的很突兀的歡迎聲。

進門的三少，臉上一絲笑意也沒有，祇瞪着枱上的紅皮書，瞪着穿大紅道袍的……做妻子的以爲他比平時回來得太遲，糟了甚麼心事可沒准兒——臉孔板得那末難瞧。唔，總該上前說句體貼話才行：

『你拜拜神，還是到尾房裡休息吧！』

老九伯今天是不會看甚麼人的臉色的，他一直本着正統的拉起呷唔咕嚕聲：

『……名聲』

顯父母

……』

一刮急促的掌風忽的從老九伯的耳邊刮起，一閃避過，三少已檢起了一本訓蒙幼學詩，睜大了眼：

『喂，這些是甚麼書？這些色……都不是好東西。布基瑪！』

『聖人之書——紅皮書。』老九伯相當鎮靜，『教人曉得忠君報國，曉得忠孝節義，禮……廉耻……』

『佛妖！你媽的廉耻！』

撕——撕——

德利一看上爸爸冒火撕那些書，他像剛從崑崙山學劍回來的，一個箭步撲向那個穿大紅道袍的面前：

『爸爸，這個人穿的顏色也是……』替天行道的打出一拳——落了空。

做爸爸的管不了這方面。他光火，正在撕第二冊：訓蒙千字文。

婆婆急的可拖起衫披抹額角的冷汗：

『紅皮書是：聖人：聖人書！』

『登乍拉斯！混賬！』撕書的把片片紙碎向空一撒。『危險的！』

道士丁先生見勢頭不妙，便脫下那襲大紅袍，也把道牒甚麼收拾好了。但不會忘記扯着婆婆要收費，這可給德利看不過眼，貼近去，來一個金雞獨立姿勢，飛起了那支所謂無影腳，猛的踢過去，丁先生猝不及防的真的栽倒了。

到這田地，老九伯不得不扳起了師表的嚴肅身份，說句有正義感的公道話：

『伍哲，伍哲，汝沙喇，沙喇……』

給踢倒了的道士丁先生剛好爬起來，萬萬又料不到德利又向他打出了甚麼鐵沙掌——又是閃避不及的吃中了這一掌。身子一歪，那屁股剛好墊到老九伯的大腿上。

『嘩，亂啦，亂啦，目無師尊，無王管！』老九伯那床黑黝黝的牙齒嚇得飄出來，幾乎縮不回。

可是，三少却迎頭衝出了一句不大熟練的廣府話：

『陷進爛打瓜佢。』哼——『好，打得好，無沙喇。』

阿妹牙關打顫：

『你……德利的爸爸……你瘋了嗎？你……』

『挨怒！』他那句紅毛話說得多麼乾脆。『我早就不放心，不主張……你們讀的……唐……』

書……趁我不在，搞……』

『唔，三少，你錯了！三少……』難道一千萬句都是做婆婆的認委屈麼？她不得不指着三少：

『你……』

『也也，伍哲，汝沙喇，汝沙喇！』老九伯雖也面青青，但還有胆量迎上做婆婆的意思。

三少可把雙手交搭在胸前，打句正當的唐話——像是示威的：

『我不會錯的，哼，寧可弄錯了，但，決不可讓他真的錯下去！』

砰——神桌前擺着的東西，給三少掃落了大半。

德利這個聰明的孩子又一個臨空的鐵沙掌——這趟正向着老九伯的面前，老九伯眼快，一閃避過了。跟着一翻身，急的爬在地上朝門外竄，而同時也踉蹌奪門走的道士丁先生，就幾乎給他拌倒了。這樣，倆下在沒甚麼可再怨恨的心情下，祇互相瞪了一眼。

頓脚：

老九伯老婆剛好趕到樓下，那扇雕花脚門却衝出了一個爬走的。她認清楚了時，不由得頓脚：

『——是人，你該挺起胸膛來走路的呀！』

【一九五四，四，十六。（耶穌復活節）寫成，十月底重改。】

敵

甲記商行那片吊在溝渠邊的白銑美術招牌，越來越弄得又長又高，最近更拚着意氣，聽從畫畫的慫恿，再花多一筆錢，黏上最新式的深紅色反光紙了。

一連好幾晚，李老甲這個老實也保守的生意佬，抱着緊張而又忐忑的心情，好似後生哥跟情人約定幽會，而等不到情人來那樣在遠遠近近巡來巡去，等到有輛甚麼車的燈光一亮過，他便吊起眼睛，專注着那燈光反射到招牌上的反光程度，這之間，雖祇是短促的一閃，他也感覺到滿意，好似對鏡摸摸發光的額堂有點要行好運的佳兆，這是決定甲記商行永遠佔上風的，也是最後勝利的關鍵。

做生意打做生意的算盤：花錢花得適當，是所謂財生財的法則，原是很自然的事，李老甲打算盤够得上精明的，但，這趟爲了那片招牌，說花了錢原是不算怎的一回事也不是過火的，而爲了它操勞到食不知味，睡也沒覺好睡，確是撈了幾十年商場，真的是打醒了十二分「商戰精神」的第一遭！

敵一

「咳，看我——花點錢發揮大大的壓力。」他時刻在想，「一定要對方死給我看，即使他死了

敵——變鬼，我也要做個鍾馗制服他！」

每每當心情得到自我安慰時，總免不了想到花錢的心痛，這畢竟是血汗的勞作所得的，然這心痛，倒像給打了一針似的，好容易得到藥力貫輸到神經各部門，痛苦中也覺舒服。

在這橫街里就有不少同情他的街坊，一跟他碰頭便堆滿讚好的臉色，衝動的更豎起了拇指，這也可見得他李老甲已是贏了人心的最後一回合。

那個花名叫做保長王的老傢伙，却對這個招牌特別指指點點，說甚麼又長又高，要是沒有在適當的距離開一些透風的洞眼，這末，有一天刮的甚麼風暴，恐怕經不起打擊便免不了倒塌……

「呸，大吉利是！」李老甲沒瞅睬那個發牙痕的，「這傢伙像盲老哭喪——亂嚎亂嚎，我呸！」

是的，老一輩的生意人認為招牌是件神聖的東西：祇許高升，不許倒塌，倒塌是不吉利的。別說倒塌吧，就是卸下來也不是沒緣沒故的，必要擇個黃道吉日方可移動，那是保持老字號的真面目，老字號倒下來還要得？

甲記商行那字號說老不算怎樣的老，但由於主事的李老甲是個老實的生意佬，不僅終年穿着樸素得像個估俚頭，就是到外邊「行行街」也很少有，一天到晚祇曉得打低頭在店裡踱方步，

好似時刻都念念不忘南洋滿地黃金那種意識，而要從什麼地方尋尋縳縳的——這外表和舉止在在都得人認為老實可信的。可得人信任的李老甲，就在十年前跟堂弟李老申合股開了這家甲記商行，一直有着很好的信譽，所收的拆息附項也特別多，土庫對他的放賬也特別信任，李老甲算是個成功的生意人，自然，生意越做越興旺的了。

可是，在幾個月前，他跟堂弟李老申鬧翻了。十多年的老搭檔竟拆了夥，好管閒事的保長王，却說他倆鬧的什麼糊塗賬，還批評做「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安樂」的。另一說是李老申是個辦貨手，對外活動得太久，「天下久合必分」，應該向外發展，自立門戶……總之，生意人各有各打自己的算盤才切實際，拆夥已屬常有的事。但，怎曉得李老申竟在甲記商行的左鄰，出重租值開了半月店面，也掛起了申記商行的招牌，這分明是有意的敵對行動呢！

起初，李老甲一點也不會想到跟隔壁一起吊個招牌在溝渠邊的，是的，甲記商行字號老，熟客多，就算盲摸摸也會摸上門光顧的；甲記商行真個是「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哼，不須跟人家屁股走，何況，在這橫街橫巷里，常是高高低低從窗口晒晾許多衣服出來，儘管是怎樣講究的一個招牌也給遮掩得祇剩個模樣兒，有如在半明半暗裡看到一個認不出漂亮在那兒的女人一樣，花敵一錢也太冤枉了。然也因他想到了這一點，他便起用了消極的對付辦法：這幢房子是他包租的，他

敵得唆使二樓三樓的住戶盡量把衣服什麼曬晾的出窗外，自己也照例天天飄晾一張毛毯之類的。

『咳，我字號老，信用好，熟客多……』

李老甲這份自信心，不外是省幾占錢罷了。怎奈隔壁掛起申記商行的招牌以後，雖給曬晾的衣服遮掩了一面，而保留朝右的全面，起了搶盡風頭的作用，許許多多不識字的顧客，就像沒頭蒼蠅那樣衝到申記商行裏去，氣得李老甲慣于打得低低的頭幾乎低到胸前抬不起。

『呵呵，呵呵……招牌掛得高，豎起旂杆有鬼到，呵呵……』

在這橫街巷里偏偏多了一班小鬼頭，他們也有唱歌的天才，聽得李老甲耳悶，也不時發乾脾氣。

『媽的，有本事做生意，拋大海該遠走一點，掛個天記地記的招牌是了，幹嗎要襲人家的，我呸！』

然而，對付的辦法是必須有的，也必需想到，於是，李老甲破例忍痛去繪製一個白鏢的美術招牌，既然是敵對了，掛的方向決定不取左便空盪的一角，而是取相消相抵的手段：一起掛在右邊跟那個申記商行的拚個死活，這兩片招牌就活似夾心餅一樣，也似賭牌九的「吃夾棍」那麼毒辣。這兩片招牌總算各佔了一面光了，這當子，李老甲又有了另一副嘴臉去吩咐二樓三樓的住

戶：今後絕不准曬晾衣服出窗外，要不，可沒客氣的下逐客令，這樣免不了住客的閒話多多，李老甲想到做到便算，懶得去賣誰的賬。

甲字跟申字的寫法根本差不了多少，但在一般俗人的眼睛裡——申字總算是有出頭的日子了。

虧得保長王這老傢伙一有機會逡巡過門口，便半打趣半認真的說：

『喂，李老甲，你撈了幾十年，老是低低頭，這趙該想辦法抬高了，已再不是——得縮頭時且縮頭。』

李老甲還是低低頭，一想便想到：

『咳，打官司，控告他媽的影射招牌。』

那一着是有勝算把握的，李老甲贏了財力、人緣，甚至事實……非叫那傢伙的招牌倒塌不可。

吃法律飯的「老爺」，巴不得人家天天打官司的，而李老甲這份請求却沒有接受，因那不屬於商標註冊範圍的，李老甲却當面想起加個李字在甲記商行四個字的頭頂，順便請教「老爺」，得到可以試試看的教「法」，花了一筆「老爺」請教費，李老甲便心滿意足的如「法」泡製了。

幾天後，甲記商行的招牌便加長了兩尺，多了個「李」字。

再隔幾天。

申記商行的招牌也長出個「李」字，也高了一尺。

李老甲又去請教「老爺」的法律對付辦法。

根據法律的觀點得到的教「法」，說是屬於商業註冊的事，李老甲付了一筆請教費之外，又付了調查商業註冊的實際名字的費用。往後，查得甲字和申字，在紅毛字的音譯法是完全不同的，而申記商行的註冊人是李老申，根本沒些兒抵觸。

那末，李老甲却想到加上「老字號」那個三字，也是一種對付的方法。

按照法律的外國文字寫法，「老字號」應該寫做「始創於×年」的。

「老爺」又撈了一筆應繳的請教費，「李」甲記商行的招牌又加高了兩尺。

看樣子——甲記商行仍佔上風。

可是，不多幾天，申記商行的招牌頭頂也加高了兩尺，寫的也是「始創於×年」的，所差是年份不同，也沒有像甲記商行的在「甲記」那兩個字的旁邊分寫「老號」那兩個字吧了。

到這地步，李老甲算是福至心靈的想到一件看家法寶，是在招牌的頭頂再加高了二尺，繪上

一個描煞的「八卦」，旁邊加上了「註冊商標」四個字，也馬上去找「老爺」註冊去。

畫畫的眼看「老爺」做了這筆最後的大交易，便也慫恿李老甲用上最新式的深紅色反光紙了，而這兩片像夾心餅似的招牌，不斷的加高，而至門法……李老甲確是勞神傷財，操勞得太苦了……食不知味，睡也沒覺好睡……

「他媽的，這最大的死敵，一定要他死給我看！即便他死了變鬼，我也要當個鍾馗制服他！」李老甲想得頭暈腦漲……半夜三更睡覺一陣……聽着外邊下着雨，也刮風……這當子，白銚做的招牌給風刮得蓬蓬聲，彷彿日本鬼圍城所放射的過山炮那樣響的，總叫人提心吊胆的。

「嘿，我——佔了上風，難道就敗於這場風雨之下？」

保長王那個老傢伙說的甚麼倒塌的話，似乎是要經過這場風雨的考驗了。唔，萬一真的倒了下來——呀呀，一起倒了下來吧！天老爺不會袒護任何一個人的，要倒，就要彼此同歸於盡才對！

「死敵！死敵！」李老甲念念不忘，「難道真正的死敵是這場風暴麼？咳。」

臨了，他不放心的起了床要推窗去看看，怎曉得窗門一抽起，一推——拍的一聲給風吹闔了，

敵——
隨又呼的擱開，彷彿門外掉下五百磅的炸彈所發揮的風力似的。

敵

冷戰變爲熱戰了。眼前，一閃……蓬蓬蓬……拍劈——轟隆——

「嘿，這叫兩敗俱傷，最大的死敵是——」

是風暴麼？

李老甲眼頭一怔，望望窗外已是天光大白了。

窗外，却是一個好天色，空氣輕輕清清，整個空間就像一個汽球，一切希望還是上升的。

在這橫街進出去那條大馬路，老早就有一批印度工人在開鑿甚麼的，清脆地送來了輕一鎚，重一鑿的金屬相擊聲，雜着工人的「杭育」聲……間歇地順風吹進李老甲的耳朵，好似給不高明的理髮師探抓那樣不自在的，他很快的起床盥洗下樓辦公了。

右隣，也有聲高聲低的談話聲傳過來，李老甲定神的側耳聽聽，好像聽到議論論大馬路鑿甚麼的要見砌大灰磚劃正路線了……甚麼使車輛從正確的左上右落方向開駛……都是與生意經談不起來……

「嘻嘻，他們的生意，好極也有限了——一早就發牙痕：講閒事。」

他幸災樂甚麼的搓搓手，也想跑出五卡基去「關照」隔壁一眼半眼，不意給一個急忙跑回店的小夥計撞着。

「見鬼麼？你——大清早……」

那個小夥計一看是頭家，便口唇翻青翻白的數說：

「弊，弊，弊！這條街單……單線行車，祇准……不得從大馬路轉入，街口豎了牌！」

說到豎了牌的，他一手指着甲記商行那招牌，就怕責罰的退到貨後坐下了，照這樣的說法，甲記商行的反光招牌顯是背了向，是真是假？李甲有點不放心，倒要跑出街口看看的。

然也在這一忽，有輛載重的羅厘車在右鄰門前刹了車，那半片店面又進貨了呢！媽的，這半片店面，憑甚麼力量銷得這麼多貨？有多大本錢？哼，那一定是靠走私貨的，走私是犯法，說不定跟着就有緝私的公務員踴進去……

於是，不上幾天，那半片店面掛的招牌可給卸除了。

謝天謝地，要是有一天真的到了這田地，他李老甲保管馬上會胖了十磅重的！李老甲倚在貨櫃邊，看着，想着，腰骨也倚得酸了。他們還是安然地卸他的貨，那個該死的老申，還跑出門外指揮着甚麼的，得意地噴出了點口水花。哼，那傢伙是死敵！大敵當前，他却不忍多看，而是虛心地隨手在貨櫃上拖了一張報紙，要遮遮臉的，但也在無意中看到一則「益智」小品：

敵

——世界拳王路易士說：他一生最大的敵人就是所得稅。

敵

在李老甲的意識裡，認定這拳王是不懂得做生意的，所得稅算是最大的敵人？哼，做生意的，祇有「同行如敵國」的同行，才是真正的大敵，好像，眼前，右鄰的……算是死敵！唔唔，做生意的所得稅，有理由要求扣除，好像，這趟做招牌花的一筆錢……可是，死敵已在招牌下脆着，抖索……

『哈哈，看他敵得過我！』

突然又有一陣輕一鎚，重一鑿……這聲音很近，李老甲抬頭一望，哦！原來是對面咖啡茶鋪修飾牆柱，似乎不是大馬路那兒鬧的甚麼單線行車的。以李老甲的生意眼看來，這些牆柱塑的灰泥大字，甚麼「啡兮醒我神，茶兮助我思」，簡直花錢出醜，老早該鑿毀了他，換些吸引茶客的字句才對，但是奇怪的，這些牆柱塑的灰泥字，已有十把廿年的沒變動過，現在行情壞才鑿毀它修飾，實不明白打的甚麼算盤，那隔壁又沒有對敵的一家呢？

『像這些人做生意，天曉得他會發達，做得大！』

他站在五卡基那兒光替人家呼不值。

『三讀早已通過了，這招牌法令，一讀，二讀，三讀……』

他忽的聽上認得是保長王的說話聲，等到跑近身邊他也懶得理睬這個好管閒事的老傢伙呢！

而保長王偏拍他的胳膊：

「喂喂，李老甲，你是幾十年州府客，可曾見過到處要把招牌毀呀塗的——噲，對面的徵收稅百多塊洋！」

「你是指咖啡茶舖？」李老甲兀突地問。

「對對，不過，逐步逐步，看樣子家家難免……」

叫保長王的老傢伙說完便走，他好似爲這事到處義務報信的：他又站在申記商行門口咕嚕甚麼的，這下子，可給李老甲瞧到一個像公務員模樣的人，手裏拿着一本冊子，跑進了隔鄰……唔唔，對了，對了，隔壁準是走私出了亂子，給緝着了，免不了搜查，罰款，坐牢……最後那個招牌可給卸除了，那時候，他李老甲要演街戲酬神，放半天鞭炮……唔唔，半個鐘頭內，挺多一點鐘光景，事兒可分曉了，對了，對了，那時候，一輛停得遠遠的緝私車可開過來，那傢伙可被扣上手鐐押上車……

「真是皇天有眼，八卦靈驗：最大的死敵陷於死地了！」

李老甲歡喜得發瘋似的轉個身。

敵

保長王偏又在這時踱回來。

敵

「喂喂，李老甲，你倆兄弟掛的招牌，枉費一場敵對的心機，真正的——」

那個李老甲竟是呆呆的站着。

「——是我說的對，逐步逐步，家家難免！」

「你……你……你說甚麼？」

李老甲擺出了儉漢子似的怯情，一手招着那個保長王，還疑心自己聽錯了甚麼不中聽的！祇想問問隔壁抓了人沒有？搜查到的是鴉片煙？公務員到底有幾個？他祇看到一個，一定不祇一個。

「你沒看報紙麼？一讀，二讀……通過了，隔壁你兄弟那個招牌，正在講……哎，有甚麼好講，可不是跟對面那家咖啡茶舖一樣！等下，那個拿冊子的定會拜望你，哎，我早就擔心過甚麼倒場，甚麼同歸於盡的，真是兄弟閨牆……喂？那你打算怎樣？是兄弟倆敵對到底？抑是拆卸它？我看錢已花了這麼多，心血也花了這麼多，還在乎這筆招牌稅？哈哈！」

聽的總是打低了頭。保長王賺得沒趣味的又自行踱走了。

是的，李老甲還有一件放心不下的事：他要跑出街口看看，是否鬧甚麼單線行車的大陣仗。

於是，他仍然不放心的跑近店前，着着實實的先吩咐了看店的小夥計一下：

『有人找頭家，說頭家過埠去好了，聽到麼？』

一九五四，十二，廿五（聖誕節）草稿

小橋流水人家

黃澄澄的陽光安詳地射進客廳裡，彷彿曉得這是新發財的人家，應該那末的巴結巴結一下似的。

這客廳裡每一件傢具都因此叨了光，甚至連餐桌上插的一把牙簽，看去像象牙一般的玲瓏可愛。

門前，那棵好像孟加厘守衛着的白蘭花樹，不時隨風吹起陣陣的幽香，樹下，是隔籬笆的一邊，那條小溪的水聲潺潺流着，似在譜着快樂的節奏！

做阿嬌的婢姐，這時趁着這家人都出去了，一直埋頭在餐桌寫她的唐山信，發光的餐桌映出她那沉悶的臉色——她可能在推敲一個字的用法，或者有更多的世事苦於無法表達。

哦，頭家娘和她的十二三歲大的女兒美美回來了，婢姐眼快，一下子便把寫的紙片壓到屁股底下去，好像生怕自己的心事或者一些甚麼事情會漏了風似的。

其實，這祇是婢姐心虛：頭家娘根本是不識字的，美美呢，念紅毛書；而識個把字的頭家，這時可沒有尾隨着，那就不該怕什麼洩露的了。

幸而還好，頭家娘一進門便拋下那手提包在餐桌上，頭也不回地衝進廁所去。

美美這會兒可特別高興，她穿得花蝴蝶那末漂亮，兩支小辮子更是得意忘形的飄呀飄的，一直在客廳裡團團轉，好似她今兒才體味到：投生在有錢人家，是多麼值得驕傲一般……

這妮子的眼睛真利害，她一進門便瞧上嬋姐的小動作，等到媽媽跑開了，才學大人樣的扮個正經臉孔，雙手插在腰間問：

『哦，你——寫情書？』

嬋姐沒好氣的投她一個鄙屑的眼色：這小孽種人細鬼大，將來嘛，祇配換個勾鼻的高個子，窄起嗓門哼哼鬼腔，幹她的蓬拆拆……

沒味兒的半晌，美美的舌頭倒不好意思的自己轉彎過來：

『嬋姐，你估我同媽媽去邊處？』

那個祇是愛理不理的笑笑，於是她屈着指節。

『哈，我同爸爸、媽媽去搵老爺（律師）沙烟（簽名）呀！你睇，呢張牙蘭（契約）紙！』還沒等對方有所表示，她馬上便從她媽媽的手提包裡檢出那份契約，那是套上長信封也加繫了紅絲帶的。

『你見過麼？兩個九（是指九十九年的）牙蘭紙，寫媽媽的名字啦。』

這一連摺疊得齊齊整整的契約給翻開了，嬋姐可真的沒見過，也不知道那是印刷的，還是用筆寫的，反正都是些紅毛字，嬋姐看不懂。她祇在無意中看上了一些手指姆印，便直覺的說：

『鄉下人賣身就蓋指印，』不對勁，撇了一個彎：『邊個（誰）打手指印？』

『是媽媽咯，爸爸見佢沙烟……咳，論盡盡（呆笨糊塗的意思），就叫媽媽打手指印。』得意了一陣。又舐舐口唇：

『媽媽話：呢次打手指印，下次學會沙烟，就再買多一間大屋，買三個九（是指九百九十九年，一般的叫法是死牙蘭——即永遠私有的意思）……唔唔，比兩個九……』

到這裡，美美這妮子到底有點不大了解的，可就得得結里結巴起來，但她還會約約摸摸的引證爸爸的見解，好像說這家新屋，門前有綠蔭夾道，也有一條小溪像彩帶那末的橫繫着，俗人的看法是以水爲聚財的，中間還有道小橋，是財源通四海甚麼的……蠻好的風水，是發財的好福氣的人纔能住到這樣的房子……

『九十九年又何妨！』她把爸爸的口吻學了幾成，『祇要賺大錢，發財……』

兀的，有片不安份的紙頭却從嬋姐的屁股下跌下來，給美美盯着了可又有一把嘴，

「婢姐婢姐，你識字，你曉寫……但你做阿嬤服侍人！我媽媽盲字都不識一個，做頭家娘，有權沙烟牙蘭紙，買大屋，咳咳，你係人，我媽媽又係人，點解呢？」

說的抓抓耳根，還是說她天真的：

「下禮拜，爸爸過埠，一去就一月半朝，所以哪，爸爸一定要教媽媽沙烟仄（簽支票），唔唔，寫幾寫就有權撈銀行一萬八千，你呢，寫來寫去，一個月祇賺四五十扣錢，唔够我媽媽買胭脂水粉啦，讀書有乜用！我爸爸話——媽媽靠大伯公多隆，你有拜大伯公麼？」

這妮子畢竟懂得的事也不多，好像，媽媽因為婢姐是挺誠心佞神佛的信女，搬到這所新房子來，才特意請她來做阿嬤的！是的，婢姐這個阿嬤是吃長齋的，好像她早從觀音經而至「明心寶鑑」那類勸善規惡的書本裡發現天堂，天堂那裡早已安排了一個好位子給她，她現在吃着人間的一份伙食，那是前生帶甚麼的，也罰她多做半世人家的奴役……她也認為是命中注定的！

「頭家娘是前生做得好，該有權沙烟。」

她是多少有點羨慕所謂福氣好的人，事實呢，頭家娘一起用她，就很尊重她，例如她事先聲明不親手殺生，也必要自己分別用一份蒸鍋之類炊具，以示葷素的有一定距離和不沾染的，這也合乎頭家娘的省錢原則，用這樣的阿嬤，當然不會像一般貪饒油嘴的，一味懂得「近廚得食」的措

油法，那就可能多花了伙食錢。

然而，頭家娘最切實的打算，却是對付新發財的頭家。咳，男人多是靠不住的，多了幾占錢。把子嗣甚麼藉口，想多討一房小老婆！前些時用的阿嬤，她頭家娘就發覺過頭家……唔唔，了得，私通了養個男孩子的，她頭家娘和小舅子都可給打落雪房……那份大家產再不是小舅子的繼承……

就這樣，一搬到這新房子使用了這個獨身的，茹素過活的，活得皮黃骨瘦，風也吹得起的……這位信女。唔唔，頭家是不會對她毛手毛腳的。

婢姐一點也不懂得這秘密，她祇覺得頭家娘很容易親近，不會擺甚麼臭架子。但她的女兒美美有時可挖苦得人家太難過，有時却天真得那個……然而，無論如何，儘管心裡有刺，也不可能針對美美發牢騷，爲的是美美是頭家娘最疼愛的心肝女兒。

『我問你呀！有拜大伯公麼？你想得呆呆想去拍拖？』

『你自己去拍拖好啦！』婢姐的涵養工夫真够好，『拜大伯公，有拜點樣？』她悟到甚麼的對着婢姐勾個鬼臉：

『媽媽時時話你挺誠心，唔唔，將來你有福氣做個頭家娘，大伯公多隆！』

這刻，頭家娘剛好從廁所出來，一聽上美美那段話的尾巴，氣得臉色比婢姐的更青更白。

「嘿，你講乜野，你發蛟麼？吓！」

做頭家娘的並不是有意袒護婢姐的，而是誤會了美美這個妮子學了懷甚麼鬼胎——叫婢姐做頭家娘？豈不是美美存心封她做細媽，早晚會讓爸爸去去養出個囡囡來，要得！

「唔唔，我祇問婢姐，我將來……將來讀飽書，做阿嬤好還是做頭家娘好！無講花話！」這妮子撒個不大不小的謊，也撒個嬌——像要吃奶似的一把攬住了媽媽的腿子！

「媽媽有福氣，做個頭家娘，做頭家娘……有福氣，噲噲，臭呀，臭呀！頭家娘真臭……」是做媽媽的忍不住笑了：

「婢姐你聽到麼？頭家娘真臭，你……你……，你真頑皮，該打！」

到這裡，做阿嬤的不得起身斟一杯茶給頭家娘，她一直迎着頭家娘的臉色陪個笑，她以為謹謹慎慎做工，誰也不會在她的髮根上挑剔甚麼壞事情的，所以，誰是臭呀香的，挺好不管！

頭家娘走出陽台吹風涼。

天氣雖是很熱，但也有一絲兒天然風吹起，幾枝樹影斜抹在陽台裡，斑斑駁駁叫人家好容易聯想到像瀉了滿地鈔票似的——有錢人家的財富真是俯拾即是。

那個吹風涼的挺安樂也舒服的躺在籐臥椅上，好像到這刻才體驗享福的真諦……門前又是綠葉成蔭，配上小溪的潺潺水聲……

「嘿！」

真健忘，到這刻才想起那張牙蘭紙放在手提包裡，手提包又是大意的放在餐桌上。

美美這妮子正在拿起一根鉛筆在契約的花體字上，很用苦功的擬畫着筆勢。

「嘿，見鬼，畫得花斑斑……將來……」

「媽媽，將來用牙蘭紙投票都嫌有字墨，將來大家都唔要牙蘭紙。」

「混賬，誰教你講？」

「我想到便講，哈哈……」

嬋姐連忙的背了半個身去收拾剛着手寫的唐山信。她想，美美這妮子，可能記起哪一天，好奇的問她嬋姐：唐山人會有鋪買大屋麼，嬋姐說是不大清楚，祇是……這妮子有點小聰明，可平空的悟到甚麼便隨口說甚麼。

「媽媽，還會有打仗麼？」美美又扭轉了舌頭。

「車！嘿過你把衰口！我地現安安樂樂有大屋住，想打仗：一打仗，大屋變成瓦堆啦！」

「爸爸話，唔唔唔，打仗唔係打到身邊，挺好似高……高乜鬼個地方，個年乒乓兵打啦，爸爸話做生意機會到啦！爸爸話打仗死十萬八千人——閒事。我地賺大鍾發財管人家死……」

「好咯好咯，你等爸爸今晚放工回來，你同爸爸講！」頭家娘有點厭了。

「一定講，爸爸話再打多一次仗，再多賺一大把鍾，再多買一間大屋，等我大到二十歲够年齡，買架大大風車畀我駛——呼呼，呼呼……」

美美說得很起勁，一直在客廳踱團轉，更把雙手拉着自己的兩支小辮子，像扳着車子的輪盤那末高興。等着吧，有一天乒乓兵……她做夢也想不到……她會開車子……

「當佢發神經，唔好睇佢，」頭家娘對着婢姐說：「我要對你講件正經事！」

所謂要講正經事的頭家娘，自己拖了一把椅子靠近婢姐身邊坐下；

「你教過我，但寫來寫去，我都唔識寫自己的名！」

那個高興的跟着搶上一步：

「將來，我到二十歲，爸爸買大屋寫我個名，我沙烟——MIMI。」

餐桌上有把指頭蘸的口水，那是美美把自己的名字寫上紅毛子的大楷。

MIMI——不識紅毛字的婢姐橫它一眼，倒像三一一一的拖筆呢。

像挺懂得世故甚麼的陽光，趕緊往餐桌騰了騰，那些口水亮得似肥皂泡沫有色的，也像擺個禮貌的笑臉，帶便賞識一下：

『對呀，三三三，將來自然三三三十一，真聰明！』

頭家娘却不耐煩的眨眨眼。

『走開，將來由你……你走開，做功課去！』

『我要睇：你地寫唐字真有趣，你地唐字真難寫，媽媽名更難寫呀！』

是的，媽媽的名字叫做鍾豔麗。那一晚，那個做人家老師的嬋姐，足足教媽媽畫呀畫的，畫了兩三個鐘頭，糟塌了一大疊紙，媽媽還是學不上寫半個。

『頭家娘，你個名够靚，可惜筆畫太多，一時間不容易學得會。』嬋姐輕輕聲說。

嬋姐這個三腳貓老師沒真工夫啦，哼，虧得她說甚麼鍾字十七畫，艷字廿八畫，麗字十九畫，一共是六十四畫，這不過嚇嚇不懂唐字的美美吧了，美美想得很氣，含在口裡的指頭又要蘸口水在餐桌上寫了。

『我話媽媽個名寫成紅毛挺易寫，彎幾彎就得，哼，教人！媽媽不要佢教，等爸爸教。』

『走開，我叫你走開，快快做功課去。』

接着，嬋姐也有心情跟頭家娘說說簡筆字的寫法，好像，鍾字寫做金旁加個中字，艷字寫做丰旁加個色字，麗字却單寫上半截好了。這樣，鍾字便簡潔得僅剩十二畫，艷字十畫，麗字八畫而已，算起來剛好省了一半以上的筆墨，她嬋姐認定頭家娘可以學習。

『其實，唐人寫（簡）筆字……』

美美這妮子沒等到嬋姐說下去，便把半個身伏在餐桌邊，錚錚聲：

『減你個頭，減你個頭！爸爸早幾晚就同人家議論議論，話有人寫唐字講減筆，哼哼，造反啦，造反啦，減你個死人頭，你你你……教壞媽媽！』

她才又好好地站着，學爸爸光火的拍拍拍：

『寧可寫白子，寧可寫白字！爸爸話以前有個財主佬，將自己天元個名寫做天天，銀行撈到錢，寫白字又何妨！爸爸絕不主張寫減筆字，減筆字教壞人，爸爸話造反……』

『住口！人家講講你就硬指人家造反呀造反，造反得咁容易麼，我地會有大屋住？你你你……快去溫習功課，我要打你……』

做媽媽的提起了那隻右手，很快又縮回身旁，也望着嬋姐笑笑。

『好！我同爸爸講，睇你點樣造反法，點樣教壞媽媽！睇你！睇你！』

美美撇着嘴巴，指指嬋姐的鼻頭，走開了。嬋姐給指得眼花花，現出滿天星斗……

黃澄澄的陽光也把那臉勢利的面孔隱藏起來，餐廳裡顯得異樣的空洞，陰暗……

頭家娘又不得不提起那隻右手，做做手勢，像戲台上的女丑道白那樣做作：

『我要打你，我要打你，你無事生事……生事……』

餐桌上那份契約似怕事地給微風吹得哆哆嗦着，差些兒掉落地上去。

一九五五年，八月初寫

發 福

酒巴裡，朝東窗口下那座位是比較涼爽的。幾隻蒼蠅早就在沾滿了油膩的桌子上打旋，有時黏黏脚要飛又捨不得飛似的，直把那桌子打擾得發昏，像要訴甚麼苦的擺出一副癡黑口面，怪難看的。

老半天，有個又矮又瘦的客人在這座位邊梭巡一下，咳兩聲，把手帕掩掩口呀鼻的似有甚麼顧忌一樣。那幾隻蒼蠅可對他點點頭，好像表示要坐就快點坐下去，要不，熟客肥佬梁不久會來了，這涼爽舒服的座位，他一天來一兩次都揀定坐的。噲，肥佬真怕熱，那肥佬梁是冒着一頭大汗，老要把風扇扭猛些，好讓吹乾了那身汗濕的襯衣，身心才够沁涼，才能痛快地把雪藏的大白啤滲小瓶烏蜜酒弄得像杯咖啡烏那末灌了一口又一口。要是這座位給人久佔了，他會跑到別家去光顧呢。

發 福

客人算是坐下了，叫了一小瓶白啤，喝得像喝烈性酒那樣慢。那幾隻存心揩油水的蒼蠅也得搖搖頭，彷彿看透了這酒客連納稅的義務也不會豪爽地負起來，那他身上的油水也有限了，祇失望地在他的耳邊發出埋怨似的嗡嗡聲。那客人忍不住面紅紅的咳了咳，耳邊似乎榮起一番話：

「酒是不會解你的愁的，貧和病是一對孿生兄弟。尤其是患肺癆的纏綿三幾年，一占錢也用了還是纏着，不輕易咽一口氣的，哎！」

那酒客深深的皺着眉頭，交起手托着腮巴，對住小瓶裡的一半白啤，咳一下，又望望呆擱在旁邊的半杯，杯裡連半點泡沫也已消失了的。呃，喝也悶，不喝更悶——他使性似的一口氣喝了。

就在這當子，可瞥見一個上樓來的光頭胖子，臉兒肥得像隻豬的，下巴起了雙層肥肉，耳珠翹翹，腮幫子漲卜卜像是鼓着泡氣的。可以想像得到：這肥臉從後面看去，那是似「耳後見腮」的樣相，後腦勺也定是隆起似梯級那樣的層肉；這臉相跟自己的一比，真是够顯影自憐呢。

「這一定是個暴發戶。」他開始自言自語着。「是……一人肥，萬人愁的暴發戶。」

然而，幹嗎要多瞧幾眼費神呢？人家暴發是人家的本領大。想呀想的，把愁臉朝窗窗外。

熟客肥佬梁真的來了，一看到有人佔踞了他的好座位，確是有點不高興的，但也看到這矮瘦的又是滿臉不對勁的酒客，可又發不出甚麼怨氣。呃，這個酒客會憑一點酒意，乘人沒發覺就從窗口跳下去……看樣子不會猜錯。肥佬梁就憑一點理性要上前規勸的。

「喂，好朋友，你——」

一支像套了「打下星」手套那末肥厚的手拍在這酒客肩上，這酒客幾乎給嚇得跳起來；但也先入爲主的印象，祇對身邊的肥佬橫了一眼，搔搔下巴，再沒有甚麼動靜了。可是僅僅這一閃眼，那光頭的大胖子臉相似乎有點熟，呀，記起來了，這是同學也做過同事的老友梁穗生，同學們把他的名字削減了幾筆叫他做「梁惠王」的。七八年不見了，這傢伙原是跟自己一樣瘦的，而今可發了福。聽說，這傢伙在韓戰時便混入了商場，快手快腳的撈了大把鏰，就胖得前後判若兩人，反顧自己還是一個面無幾兩肉的小學國文教師……唔，這種暴發的人，一定認不得窮朋友了，要是跟他打起招呼，說不定會招疑爲討好借錢的，祇好識相點還是打低了頭好，而對方又迫上一口：

「哦哦，原來是你——張簪，你甚麼時候來這裡？你學會喝酒麼？這世界真的變了，哈哈！哈！」

「你……你……是……梁惠王？」

「又是梁惠王，哈哈，孟子見梁惠王亦將有利於吾國？這只是老調，不該彈的吧。哈哈！」

「當然。不過你老梁發福了，值得祝福的。」

「唔唔，是七八年了，我倆一直沒見過面，喂喂，夥計，蜜酒來，你喝烏蜜？哈哈，水客水客

發 福

半瓶也喝不了，你近來……好麼？你學會喝酒了，喂——蜜酒來，夥計，加蝦餅一碟。」

『還不是吃粉筆灰，你好啦，發福。』

到這裡，小學國文教師張筠才敢揪揪屁股，挺有禮貌的跟肥佬梁握手。

『發福？哈哈，不見得，不見得。還不是像你一樣混兩餐，挺多長了幾兩肉，這叫賤肉粗生。』說的雖是很客氣地跟張筠添滿了一杯酒，但也似懊悔錯了：這一身寒酸氣的書獃子，壞鬼先生，總又是滿肚子不合時宜的牢騷，說不定會乘機借點錢……他的生活一定不好過，然而，既是一起坐下了，惟有準備施捨他三幾塊洋……

真的，這書獃子一杯酒到肚，便抓住「兩餐」做話題，彷彿上國文課那麼認真的解釋：

『混兩餐麼？當然，兩餐是兩餐，可是，有錢人吃的兩餐，有時，可够別人家一個月糧的了，這個社會壞就壞在這一點，唔唔，窮人家冷水淘飯也叫做兩餐。』

『你又是……哈哈，張筠，我担心你會給粉筆灰塞了肺眼的，總會有一天要靠屁眼出氣……這就是……你祇會多愁善病！看你好像染上了第三期的。哈哈，多愁能傷人，我就是一個挺挺快活的，所以會發福，人家以為我發福了是發財呢！其實，都是混兩餐……就是無憂無愁才會肥，喂，張筠張筠，你教了這麼多個年頭的書，不應該祇講剩錢，連身體也不好好地照顧。』

那個臉紅了一陣，也拼命忍着氣，不讓咳嗽發作，瞪瞪肥佬的喝了一口酒又說下去：

「哈哈，飲杯，你要烏蜜滲滲，不過，肺癆病也不一定會繼死人，此外，還有殺姆甚麼星的特效藥，祇要有錢，像你……哈哈，有些病就不是有錢可以活得命的，好像有錢佬普遍患的心臟病、高血壓……哈哈，都是使人怕的，祇要哼一口氣叫聲呀呀呀，跟着，眼睛翻翻，完了！儘管是百萬家財，連「掛沙」也來不及做，眼睛再也睜不開看到遺產稅要抽多少？哈哈，爲誰辛苦爲誰忙，多多錢又有甚麼用。相反的，窮人多數是患肺癆的，都是十個有九個病到拍手無塵，這個道理，說起來祇可怪老天爺太會捉弄人。可是，你老兄大把錢，作算是第三期了，也不該怕死，祇要你肯使錢，你是例外有福氣，有錢的……」

肥厚的手一揚——他不是要趕走蒼蠅，而是把一兩粒白色的頭痛甚麼丸往口裡送。

往下去，那杯咖啡烏似的酒給一連喝了幾口，口角附着不少泡沫，像剛擦了肥皂要刮鬍鬚似的。

「不過，我覺得，科學家發明日多，甚麼氫氣彈、原子彈……獨獨不會發明醫治心臟病、高血壓的……特效藥，要是發明得來，我相信全世界的有錢佬定會組個財主黨支持支持……我是不是有錢佬，我祇替人家打算；雖然，我也像有錢佬的一樣又肥又胖，也一樣會患心臟病、高血

發 福

福壓……人家說：十個肥佬九個富，我是例外的第十個，張筠張筠，你是我的老友，你最了解我……對麼？」

沒答腔。

「不過，賤肉粗生，到底是煩惱的；比如說，着衣服就頭痛了，好像上個月做的，這時候就不合身份了，甚至褲帶扣的洞眼也常要擴張。發福實在惹人發脾氣，好像，跑段路也氣喘氣喘，冒汗，心跳，怕熱，渴水……你老兄就少了這些煩惱，而瘦個子的第三期……也有藥可醫……噲，真熱，喂，夥計，霜加一杯。」

這趟，他張筠受勸，只好喝了一口，肥佬梁又開第二瓶了。

「是煩惱，頭痛……哈哈，常聽到人們說甚麼風涼話的束緊褲帶，對於我們大胖子的束緊一下捱不到半分鐘可要爆肚皮了，實在，叫窮人束緊褲帶，瘦個子的會不會覺得苦？」

「這突然的轉了話把，他肥佬梁也轉着那變沒神氣的醉眼，望望張筠要答覆似的。

「當然，」那個可又說下去，「窮的終歸是苦的，水瘦米瘦，吃箸把小菜也沒啥膏油，連肚皮都不會胖，自然是瘦慣了，束緊褲帶也捱得着。」

「我說你是……終有一天你要靠屁眼出氣的。」打了一陣酒噁，嘮哩嘮叨像一般喝酒的更長

氣說下去：『不過，飲得食得才是福氣，是前生帶來的。老張，我不會賺大鏰……但是呀，這個社會裡的……賺大鏰容易，就花得容易，這才成世界，才會多製造幾個大胖子。哈哈，假使個個像你這末瘦瘦的，又是咳嗽多過說話，這個世界不會鬧饑荒造反才怪呢！有錢人當然要享福，要大飲大食，正如講賺錢時一樣——祇問目的不擇手段。噫噫，我不會賺大鏰……』

嘴乾了，杯裡的酒連雪塊也給吞了下去。

『不過，老張，噫噫，我喝烈性酒更比賺錢的本領大，比如，先吃半磅牛油，好讓那些脂肪包涵住胃部，也消解了酒精的刺激，噫噫。烏蜜的酒精也強……噫，有時先吞幾片頭痛餅也要得……噫……噫……我就常常會鬧頭痛的……剛剛我還請教過醫生，說是血壓一百五十度，不算高，不算高，我要喝……哈哈，有酒該當……喂喂，夥計，烏蜜加一支……我是不怕死的。』

這可惹得那幾隻蒼蠅也瞇瞇眼睛，好像表示有一天牠們也能够負起納稅的義務，那將不再是祇會出嗡嗡聲，而要學學豪飲的人們高呼飲勝了。

小學國文教師張筠還是那個老樣子，挺斯文的像喝苦茶的又喝了一口。

『我也是窮慣的，老張，從前我也像你一樣——家貧無奈做先生。呵呵，我就看不過眼……有錢人大飲大吃，甚麼山珍海錯也裝滿腸，對着百多塊會一桌的大菜，吃不到一半……這又是免

發 福

費給人宴請的。請不要誤會，我可沒嘗過這份折口福的口福。不過，一般沒人宴請的窮鬼，常常做了一份人情，幾乎是自己宴請自己的，才吃到三幾十元一桌的整腳菜式，却是連盆呀碟的吃下去也不够喉。這個道理說起來，又是祇可怪老天爺捉弄人。」

這下子，肥佬梁翻翻有精沒神的眼睛，也還會清醒的想到：有些人真多大吃的機會，一個月吃四十五次……唔唔，是一天接兩三張請帖的。記得行情好時，有個做銀行甚麼高職的朋友，就給好些生意佬當拉伕那樣宴請……大飲呀大食，不上一年工夫，已經跟他一樣肥到二百磅以上。後來，那個朋友突然間哼了一口氣叫聲頭痛，呀呀呀……

這不可能再想下去，想得連剛纔吞過的頭痛甚麼丸也急得在胃裡發了酵，酸酸的很難耐。

「真熱，喂喂，夥計，霜加一杯，老張老張，你該喝一杯吧，喝完這一杯才說，佢死有甚麼用！幹嗎會肥得這樣利害？想瘦也難，頭痛……」

要是憑良心說，他張筠該勸勸老友梁惠王節點飲食的，一邊也要運動運動，自然會減少了許多煩惱，賺了大把鐘也不會一下子沒福享。可是，這傢伙說了老半天都是裝窮，怕老朋友要揩他甚麼油水似的。這樣的談不來的傢伙，還是識相點扮個啞巴好。何況，自己又是不爭氣的窮得發烟，真像人窮志短甚麼的，開口也常給人誤會做放屁。

剛添來的大瓶烏蜜酒，又給他肥佬梁一個人喝光了，喝得一額天汗，臉兒紅一陣也青一陣的，太陽穴的青筋也卜卜跳，眼睛似要打盹但又不像打盹的往上翻……大汗還在滲着。

『呃，頭痛，呀呀呀……』

在哼了一口氣的一刻，張筠還來不及瞧一眼，便有個沈重的身子倒壓過來，壓得連油膩的桌子也搖了搖，有支木脚已離地三幾分，桌子上的四五支空酒瓶和玻璃杯也倒斜。

幾隻蒼蠅嗡嗡的嚇走了。

十多分鐘後。地上躺着滿臉酒氣的，太陽穴的青筋不再卜卜跳了，幾隻蒼蠅才又飛回來，大胆地在那光頭上面，在肥豬似的臉孔上，不住地打旋，打旋……有一兩隻已經釘着挺多油水的部份。

一九五五年八月杪

犢與狼虎

值得歡喜的：羅拔在最近可能找到一份職業，事情正在跟頭家談商中。

他的同學亞力也據說正在接洽一份職業。

他倆多時沒有碰面，彼此的情況都不甚了了。然而，彼此都是初出校門的後生哥，在這入浮於事的現社會裡，能够得個機會混點事做，那算是難得的。一些所謂有世故也可說是關心他倆生活的人，除了替他倆分些歡喜的心情以外，還要替他倆打氣：

「唔唔，待遇甚麼的問題，一時間別計較的了，你們——初生之犢是不畏狼虎的。」

這是大家希望他倆成材的一份好意。

說學業的成績，他羅拔跟亞力都是三個「A」的。所不同的是：一個英文好，一個數學佔優。在社會里混食，這兩種本領是挺需要的，也總算不負家長的培養到九號班畢業了。自然哪，靠這本領以後會不會發達做大頭家，那要好好地努力，同時也要碰運氣的。

「後生哥，哪一個不是謹謹慎慎從牆脚砌起的——這是入世的歷程，也叫做打基礎。」
好心是該感謝的，但，僅僅在商談中，一切且慢說感謝！

聽說，他倆談商的都是吃唐人頭路。

就他們所知，羅拔要談的，是跟一家商行的寫紅毛信和填寫出入口報關紙的工作。唐人生意的紅毛信，三幾天才會有一次可寫，寫也不難；填寫報關紙麼，更是官樣的格式，不熟手也幹得來。頭家說這些工作是再輕鬆也沒有了，就說是管你打完瞌睡做了便算。所以哪，有經驗的老手都喜歡兼做這類散工，祇要一個月貼廿塊洋車馬費便行；而好心腸的頭家，說是爲了扶植後生人材，却願多出十塊洋，有意給羅拔學習，將來嗎，如認成績滿意，可正式錄用做財副，供膳宿，也拿固定的薪水，年終也有份紅利的希望。

希望在羅拔的腦裡漾起了水星……那水星的功效，是如遇到快要打瞌睡時掬把冷水洗洗臉，總能够起了點醒醒神的作用。

「不過，」那個好心腸的頭家另有主意：「吾想，報所得稅……紅毛數汝來得？」是做得來，還說要經過某種技術上的考慮。倘成事的話，自然，頭家願多出五塊洋，以後，學習成績好才又會有漸漸增加的。他羅拔自信兼不了的——做紅毛數畢竟不夠「班尼」。

「後生哥怕甚麼！做得來，做不來，儘可試試看，祇要學本事……」羅拔的老子也打打氣。

還是那個頭家的生意眼犀利，一下子便懂得對方嫌待遇甚麼的，祇得扳起臉孔嚇嚇：

「噲，三四十年前，咱們來州府學生意，一個月的估俚鑽才扣半錢啦！」

說三四十年前咱的苦頭麼，那時你羅拔還沒有投生在這個社會裡，根本不懂得頭家吃的苦，可像苦瓜的苦味，或者比力透手背的熊胆更苦？這，他理會不到，而該算一算目前的鑽水才切實際！

然而，更實際的，是那個頭家的所謂扶植，祇不過利用廉價的勞力作為自己財富積疊的基礎，高調唱起來又是像樹上的鳥兒的吱吱喳喳，聽來總似乎挺悅耳的。

在他羅拔的想頭，老早就以為一腳踏出校門，便有優越的職業上門來找他的。他的同學亞力也具這份優越的信念。是哪，單單看那張印上古體花字的文憑，一翻開來，就像閃着鎂光燈那末耀眼……是從九號班爆出來的，聲勢多麼響亮。可是，實際上九號班年年有一批爆出爐，一批批，一批批……有如校門外吉寧人賣的「加章勃蒂」，經過炒呀爆的，這一批批……一批又一批九號班畢業的，並不會比「加章勃蒂」爆出的數量少，而實際光顧的，想想有多少……謀事麼，是人材過剩……。

不是打從學校裡爆出來的頭家們，却懂得利用爆出來的過剩人材。算是要用個財副吧，總要

選擇有多種技能的，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這年頭兒，連外國人的土庫也要用中英文的人材，說是業務上的實際需要，骨子里却是以一樣的代價得兩用呢！

羅拔的老子早也看到這一着，那就有意把兒子放洋去留學讀專科甚麼的，學點專門技能才能夠賺把鐮，總比做個半死不活的白領階級好。但，老子的意念受了環境和經濟的打擊，落得今兒由他渾渾噩噩的出來混食，固然也希望能夠帮自己一臂，可是環境却支配了人的作為，一切總是期望於將來，又不得不對兒子打打氣：

「……還是學本事要緊！待遇麼，可慢慢談得來……」

這件該談的事，羅拔的老子要約那個又肥又矮的頭家去那家源源咖啡茶鋪談談，頭家已經答應在禮拜天的下午準到，好歹總有商量啦。

羅拔一直擔心紅毛數做不來，而且據所知的，是那些紅毛數老是給所得稅局駁來駁去的。他是比他老子先一步脚到這源源咖啡茶鋪等候的。

「……唔唔，待遇甚麼的……初生之犢，不怕……怕……」

想了老半天，他呷了一口咖啡烏，他羅拔還是想不起怕甚麼——這句中國的成語真不易上口。兀的，他那隻手往脚部拍去，那是因為有隻爲了自己的肥飽而吸血的蚊子釘着嫩肉。

『我呸！你媽的狼虎！』他痛恨着蚊子的猛釘了釘，却記了狼虎來。

可是，犢是甚麼東西，紅毛字的可想像不出。在他羅拔的概念裡，以爲年青的後生哥，像是一頭初出母胎的牲畜，作算這牲畜將來也會懂得幾分人性，那是將來的事，至少在乳臭未乾的當兒，根本是不懂得包含在人性以內的狡猾、奸詐、卑鄙、刻毒……，他愈想愈朦朧、模糊，可沒味兒的幾乎要打瞌睡。

羅拔的老子還沒有來：那個頭家更是連影子也沒見到。

呆坐着等候的，坐得屁股也有點痠痛。

同學亞力就在這一刻出現在眼前。

亞力這傢伙像剛剛給人吻了一回臉頰似的，喜得連眉毛也幾乎根根直挺着，而且一直在吹着口哨，那樣子至少好像檢到一疊鈔票……。

『他做工了，一定是寫意的。』羅拔不好意思的打低頭想。

『哈囉，你好嗎？』

還是亞力先打起紅毛話招呼招呼，可又不客氣的拖把椅子坐在一起。年青人的情感本來就像是晴空裡的一抹白雲，純潔也輕快的，從沒沾染過半點俗氣的；可是

今兒的羅拔和亞力，畢竟是「入世」了。「入世」了就曉得講賺錢，賺錢的人總免不了有點自私心，有了自私心以後的情感，即使原來是純潔的白雲，而不幸飄掠過這個像浮了不少沉渣的池沼似的社會裡，那它純潔的成份已經給影響到骯髒的了，有如跌落在染缸的白布，染於蒼則蒼，黃則黃……

這對年青的同學已經少下了那份率真和坦白的態度了：對坐了好幾分鐘，還是你瞧瞧我的臉色，我瞧瞧你的神氣，一直沒談起最近找職業的一回事，好像一開口恐怕你搶了我的飯碗，我分了 you 一杯羹的。

「……汝應知道，一間公司有一間公司的秘密，唔好在外口講……特別是做數……」

亞力猛然地想起了頭家的囑咐，他連口哨也不再吹，恐怕這下子也會洩露秘密似的。雖然甚麼是屬於秘密的秘密，他至今也不大了解，爲的正式的工作還未開始，一切還在正式的談商待遇中。這些談商却可以說是個人的秘密，也不該外洩。同時，跟談商有關聯的，是那個頭家的聲明：向來在公司裡沒有半途商量加薪的問題，所以，談談也罷，是絕不能在公司裡張揚，免得同事之間難過。

「……後生仔做事，祇該曉埋頭吃苦，不問收穫，祇問耕耘……」

頭家那番話還在耳邊。他亞力想呀想的，臉紅了一陣，是的，自己的家庭環境不大好，頭家要我做牛拉車犁田，那得乖乖地低下頭給人穿鼻……他的爸爸是做天地盤的唐人財副，爲了兒子讀書，早就利用晚上的一些業餘時間，可包做一些唐人店頭無意正式請一個財副做的賬務，不外是想多賺一點錢……如今，兒子總算畢業了，能够做工分輕一點負擔，那是時刻都願望着的。他也計劃着打算把兒子逐步推薦到那些頭家們面前，是包攬繕譯賬務呈報所得稅的，這麼着，即使一家公司補貼二三十塊，而如果有十幾廿家肯任用，那就是樹大斬來柴多呢。

可是，直到現在始有一家商行答應試用，看在做爸爸的「老年賓主關係」的關係，也說是賞識他亞力數學成績好，願每月津貼廿塊洋車馬費，倘試用滿意，可能請他正式做紅毛財副，寫寫信，報報關，有吃有住，也有希望分紅利……

『不過』，那個頭家另有主意，『吾想，假若汝現時想試試做看，吾……可試用，加十扣錢……假若汝無蘇格，吾也無勉強。吾打算一個紅毛財副是可有可無的。噲，叫人寫一封紅毛信一扣錢，一年所得稅繕譯……二三十扣錢無人嫌艱苛，不過，吾是想後生仔學學……』

在亞力的爸爸想來，那個頭家的好意是值得領情的，但，待遇問題似乎要商量一下。今兒他父子倆就跟那個頭家剛剛接過頭。

『…………頭家是對的，不過，我用大把本錢供仔讀冊，所得是…………』

『哈哈，祇有做生意才會一本萬利，供仔讀冊是不計成本的。吾有八個仔，汝想想本錢用得會比汝少！哈哈，你打錯算盤，當時不應供仔讀冊啦！』

『我要求的是每月一百扣錢——做個紅毛財副總不算大工錢。』做爸爸的求情也合理。

『吾說過，是可有可無，無勉強，不過，一百扣錢，吾想，唔八個仔讀夜冊，汝仔兼教得？教得麼，吾將考慮考慮…………』

『這個這個…………』

『無話講，假若吾愛請一個財副，出出報紙，無講待遇，吾想會有成千成百人來求職。』

『…………這個這個…………』

這個做爸爸不想多爭論下去，惟有向兒子打氣好了：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你就接納吧！何況，逆水行船總比泊着好，一百塊也不算怎的少呀。』

他亞力每月將有一百塊錢進賬，至少自己用得着十把廿塊錢的，這樣的談商怎得不叫他歡喜，吹口哨的得意心情也復活了，吹呀吹的，他忍不住拍拍羅拔的胳膊：

『Chinese Proverb』呢呢，想起了那句中國成語不得不打中國話了：『你懂得麼，甚麼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是甚麼意思？』

羅拔像突然的給人在後腦勺擱了一掌似的，差些驚暈過去，他以為亞力這傢伙早已發覺了他跟那個頭家談商職業的事情，也知到那個頭家訴的甚麼三四十年的苦頭，那是有意挖苦他羅拔的麼？好的，亞力問起了甚麼的成語，也不妨以牙還牙：

『你也讓我先問問，初生之犢，犢是甚麼？爲甚麼犢是不怕狼虎的，這也是一句成語。』

『哈哈，你知我知，我兩個對唐人字都是——達都。』亞力嗤的苦笑起來，跟着，眉頭一閃，却記起了一件值得關心的消息『聽說，你已找到一份職業，可對麼？工錢大？』

『……』那個像處女初會情人的羞得呶呶嘴角，沒做聲。

『好啦，好啦，這犢該是你請喝茶！』

那個還是沒做聲，兀的把茶杯裡僅剩那啖咖啡烏呷了。

羅拔的老子來了，那個剛呷過咖啡烏的確也給提起了一點精神，那雙天真也單純的眼睛一直望着要坐下來老子，好像巴望一下子聽到甚麼好消息似的，唔，老人家處事一定會好好地爲兒子打算打算呢。

『哦，你也來得這麼巧，喝茶！』羅拔的老子指着亞力應酬一句，打量了一下，似乎體味到這個後生哥是少更事的，才放胆的對着自己的兒子，抖了一口大氣：『唔——』

接着，那個父子倆打着土音很重的鄉下話，亞力可斷斷續續的聽得一句半句，好像說甚麼兼做紅毛數而要求多加工鏹是不能答應的，除非可担任兼教夜學——那個頭家有七八個兒子的。

『…………一百扣錢…………吾得考慮考慮，教麼…………有人教一個孩子…………一個月祇收三扣錢呢…………』

又是抖一口大氣，那個老子學着頭家打的甚麼頭家腔，加重了對孩子的求全責備甚麼的，這些腔調亞力總是完全理會的，聽來，十足是自己剛剛跟那個頭家談過的口氣。

他亞力正想對那個抖大氣的發問甚麼的，怎曉得對方急的掣止住：

『來呀，那頭家——』

猛可的朝馬路那邊一瞧，可瞧到了一輛風車「打限」了，那風車承受了輕微地震的盪了盪，後段的輪子便似要哭的扁扁嘴，直至像受了人工呼吸給壓着肚皮那末清楚，才讓車廂裡瀉出一段好似便秘了相當時日的大屎是短短肥肥兩頭企得直的，叫人一看便覺得是端的一個所謂好頭家模樣的人來

亞力忍不住扯扯羅拔的衣角，恨不得馬上提醒了一句：

「你認識這些頭家麼？」

幾乎是同時，羅拔的眼尾也瞪着亞力的眼尾，似乎要問問：

「你認識這些頭家麼？」

臨了，却是彼此沒有做聲，好像憑媒撮合的買賣式婚姻的「約定」偷偷會見似的，相見仍是個陌路人的不相識，也不可能有些甚麼內心的表情流露出來。但，彼此畢竟是不深世故的後生哥，以為彼此不好意思說甚麼，就會心的相對苦笑一下，似乎彼此都有這麼的心情可說不出口：

「你不跑，我也該跑了！」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會笑的人

翻開了東南亞的地圖看看，馬來亞和新加坡的地形，像是一個寫得不大高明的驚歎號，而新加坡是這驚歎號最後的一點，點得好似先天不足更是後天失調的一隻眼睛，從任阿的一個角度看去：也似乎不大受人注目。

然而，新加坡這個縱橫不上十五哩的海島，據說，是東南亞最衛生也是最健康的城市，國際的衛生機構甚麼的，還在這個島上開過會。

司徒懿是個平平常常的人，向來是跟平常人一樣，不大理會地形和城市衛生甚麼的。他祇要個人活得舒舒服服，說是做人便無所謂的了。

『哈哈，做人總該是……哈哈……』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司徒懿天天都是過着哈哈笑的日子。如果說，每個人能够每天大笑三次是會增進身體健康的話，那末，他司徒懿可稱得上是健康的市民中的一個了。

他的臉孔生得那末飽滿的，像剛摘下來的「碌古」一樣圓滑，叫人一看便會想到所謂面面俱圓的丰度。是的，他見了人，老是喜歡掀起那口「也恭」似的短小牙齒，就算也沒有做聲，那模

樣兒便似要裝個笑臉的，是屬於「未講先笑」這一型，好像他待人向來是本著笑禮有加的

也許是他的塊頭大，內臟的脂肪比較多的緣故吧，他打起哈哈來，足夠神經衰弱的人聽了，會擔心一下子給這聲浪震塌了房子，至少瓦青的灰塵會隨聲飄落地的。而挺平常的感覺，都以爲他哈哈笑的聲浪是沈膩也震撼的，有如載重幾噸的車輪子擦過水濕的路面一樣。

要是跟他是老相識的，縱使十年沒會過面，那祇要聽到哈哈聲，便想到他的做人十年如一日地快活呢，除了有時在家裡對老婆發脾氣甚至動手動腳以外，初相識的人對他，則會感到這哈哈笑的熟絡程度，彷彿前生已和他打好了關係。

司徒懿算有時下的一個正人君子。

如果根據「無笑臉不可開店」的話來做準繩，也就事論人的說，他司徒懿有這副天生的笑臉，早該是成功的大頭家了。可是，命運却一直在作弄他，所以到今兒他不僅沒有做頭家，反而跟平常人一樣的不得不靠頭家們賺口飯吃。

在商言商，尤其是在這個一切是商業化的社會裡，頭家們實在需要這樣的個子够賣相，也有一副做生意人必需有的笑臉，這就該任用他，其他的本事可不再下問了。

他確也有一手吃飯本領，他最得意的時候，是當過一任商行的經理。做經理的當兒，他同樣

是對下屬打哈哈笑，同樣是有一番隨口滑到唇邊的話：

『哈哈，做經理的也是人，跟你們一樣打滾出來的。哈哈，我不會騎在你們的頭上的，你們有甚麼委屈……哈哈，我可以將情上達，請相信我是始終站在你們一邊。哈哈……』

可是，這件事却像駝貨偷漢子的搭錯了路線，正好給頭家們抓住了痛腳，以爲他的思想是有點那個了，不免對他有些不穩的想頭。

他的答復是一樣不會牽動肚皮的哈哈笑，等到笑臉一斂，可沒一點好意的表情，頭也偏過去，另一副笑臉對着作爲衣食父母的頭家，笑得肩頭縮呀縮的，像隻鸞鷁……

『哈！哈！哈，可不瞞着說，有人要吸收刺激品，我們就投其所好！等到受刺激了的，哈！哈！哈，弄得刺激過度有精沒神時，連打瞌睡也不是他的自由了，哈！哈！哈，曹操的寧可我負……負甚麼？呃呃，有時要得着……』

『這哈哈笑是打有一跌一頓的，好像有意留段時間的空白作爲奉承甚麼的餘地！有些朋友說是賞識他的手段高也圓滿；他呢，却像剛吃過大蒜，縱使漱了口的也留着一股氣味：』

『哈哈，別挖苦我吧。我是明白：拍馬屁拍到有錢有地位的頭家身上，實在挺卑鄙，無耻的。哈哈，我是爲了吃飯……前些日子，我看到『天虛我生』的一句話，是刊在生意人搞的甚

麼雜誌裡的，說是拍馬屁拍在一件事上，那件事會給你安慰，哈哈，我祇在一件事上拍拍馬屁。其實吃頭家的飯，頭家說白是黑，也該連聲稱是。哈哈，也比如頭家喜歡偷偷地瞞着太太出去鬼混，也不妨拉拉皮條，再說，頭家太太要買尼龍三角褲，也不妨担承這件差事。甚至洗三角褲也無所謂，哈哈，爲了吃飯……在一件事上拍拍馬屁也無妨……」

誠然，他忠實得像一隻狗，但，養狗人的興趣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比如，玩膩了哈兒狗，是會換一隻狼狗的，何況，地方上大不安靜時，養狼狗守門更爲稱職，所花的飼料也不會比養哈兒狗多。

有這麼的——他司徒懿就丟了經理這份職。

這也不打緊，他的個體已像一條黃蛇：看它的爬行似是活節很多，而它徧徧都是軟骨頭的。這樣的軟骨動物，即使把它切做幾段，也一樣的可以活動。由於他的面面俱圓，人緣就搞得好好的。

沒有多大的工夫，可給他混到一份社團的秘書職。也就是他說的「做人民公僕」的學習的開始，過去，做經理祇面對一個頭家，倒容易混沌的應付得了；而吃社團飯，個個都是有權指使他的頭家，有人就替他担心着這複雜的事兒。

『哈哈，你真是個書獃子，管他是個張三或李四，他要談天文，可跟他打打天文的哈哈，他要談地理也有哈哈好打；而我一掉頭，可不會記得哪是張三或李四了，人家投機，我比他更投機，彼此心安理得，哈哈……』

這就是造成他司徒懿這類人在現社會裡能够左右逢源的本事。

『老兄，哈哈，』他有時對人會弄弄推心置腹的口吻，『做人，總是要撻得圓，捺得扁的，哈哈……即使你罵我是烏龜王八蛋，我爲了吃飯第一着，管你罵吧！回過頭來，我還是個正人君子。也說，你當我是個媚妓好麼，那在你的心目中認定我是出賣靈魂的了，我也不會強辯。哈哈，說到我麼，白天穿了花衫上街，打扮得嬌嬌媚媚，一樣的有人叫我做頭家娘，正如罵我是烏龜王八蛋，而我打從風車裡伸出半個頭來，怕還沒有連聲叫——答必家頭：』

接近他的人，以爲他的腦筋出毛病了。

『我的腦筋會成問題？哈哈，當我未正式成爲有錢有地位的頭家之前，也許會小覷我……哈哈，我的思想，言論……哈哈，你即使讀報吧，相信你做夢也沒想到是我的，以爲頭家發表的才對。』

司徒懿有理由的講得名正言順；

「哈哈，老兄，在這個社會裡，有着像我這樣的一種人才成世界！你試試跑上升旗山上，特意的俯視這城市一下，也可試數數有多少個像我這樣的人……哈哈，不會跟我看齊的，那一個人的腦筋才成問題。」

這又會有誰——吃飽飯這末空着沒事幹的爬上升旗山去看人……

X

X

X

X

是晴朗的一天，本埠新聞有段刑事案的短短的紀錄：

中年男子司徒懿被妻子控告虐待，原告指被告是家庭暴君，終日扳起鐵青臉，有時，一言不合，便動手打……被告自謂受社會氣太多、祇得在家人身上發洩……被告似患神經病……已諭令醫生先行檢驗……云云。

一九五六年，元旦試筆

後記

我是在鄉下讀過幾年舊書的。一般的說，讀舊書的人總喜歡閱讀章回小說作消遣的。我也有過這份「閱」歷，也就一直給書里紀述着的人和事吸引着。比如，對着曹操罵「衣架，飯囊，酒桶，肉袋」的彌衡；也有說句酒家便掄起拳頭連景陽崗的大虫也打倒了的武松；而至慣於在脂粉叢中去偷吃胭脂的賈寶玉……都是使我着迷的。

後來，到了南洋混食，却給我讀到新的小說了。這些新小說紀述的是新人新事，好像狂人日記里的從書頁翻出「人吃人」這三個字的狂人；好像所謂實業家而靠工人肥了自己的吳荊甫；好像爲救國忙而隨口叫聲「對不起」的華盛先生；甚至說話像個巨人而做事像個矮子的羅亭；而至栖栖皇皇的乞乞科夫，和打了一個噴嚏致枉自送掉了性命的小公務員……。

多讀了這些新小說，也在日常生活上多接觸了一些人和事，作算是識幾個字的我，漸漸的有了「人生識字憂患始」的感受了！這其間，對人對事的感想有了不能自制的衝動時，我便要藉着寫小說的形式來表達，雖說以我的幼稚觀察力和表現力，未必能排除筆下的「人」的「憂患」，但，終極我應該替這個「人」分寫一點「憂患」即使冒犯了甚麼不便也可使心下放些子——這就

記有過一次給誤會的人包圍着，幾乎打破了飯碗，我也是不會後悔的。而經過這樣的意外事，幾乎使我心頭一橫要把「人」統統作廢的看待，寫做灰色動物這類型的。後來呢，平心靜氣一想，却又以爲生在這「憂患」時代，作爲一個正常生活的人，祇要不是個色盲者，總巴望這個「人」有一天會重新辨得出榴槿不是淡紅殼色的，辣椒更不會是湛藍色的，那就還不失爲一個「人」——有爲者，亦若是。

在近幾年當中我抱着這末的心情學人寫小說了。現在，竟也得着機會結集，是我初意所不及的，兼之，這些東西在寫時既沒充裕時間修改，如今也祇改了一些錯字便付排，都是爲了生活應付不了的一件事，確乎糟了心！好在，我體念到西諺那句「人生是四十開始」的話，便認定這本小冊子祇是嘗試的開始，爲的是我還年青，我要在四十歲以外認真下番工夫，是人事經歷多了，也許會寫得比現在好些。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這兒雜用的方言問題，作爲一個文藝工作者，對於方言的運用，比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不會爲過。因之，平時我頗留心於方言的運用，雖是我懂的方言不多，但在這集子裏的習作已開始嘗試運用了。好像，「線索」用的是上海土白；「化外第一課」用馬來語和英語較多；「客」和「幘與狼虎」是引用些福建話；其他廣府話……我相信用

得不大恰當的地方很多，還有待於後來的研究和改正！

至於「綫索」這一篇，並不是比較像樣的，這題材更是十多年前的「舊事重提」吧了。而我認為值得一寫也把它來做書名，祇不過想聰明的讀者可從這條「線」尋出這個殖民地社會里的「索」，以後呢，宜解還是宜結？就要待睜開眼正視現實作解答。

帶便，我該感謝我的老友琳、莊、萊、蒙……等，他們都是在我的創作生活上盡了朋友之道，一路來聲氣相求，才使我會有勇氣寫，今兒，更會有勇氣的印出這本小冊子。

英果君在百忙中爲我設計封面，併此作個揖。

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記于綠廬。星嘉坡

島外文藝叢書第二種

撬牆脚的人

光華著

作者爲馬華文壇新血，其題材之抉擇旁及到社會之某一點或某一面，尤其對小市民之生活有着深刻之描寫，全書包括「老婦」，「神女的誘惑」，和「一場象徵的戰爭」等十六個短篇。

文化供應社印行

每本八角 即將出版

新書預告

窗櫺上的陽光

寥星著

追（小說集）

史桓著

干戈短篇小說集

干戈著

水東流隨記（散文）

秦系著

本社已出版書籍

精讀文言文選（言文對照）

每冊一元

一，三，五，冊印刷中
二，四，六，冊已出版

應用文新編（第二版增訂本）每冊一元四角

中學精讀國文選（上冊言文對照）三元

實用作文指導（改編本）每冊一元

馬來語會話（華英註解）每冊一元二角

線 索

一 九 五 六 年 十 月 第 一 版

作 者： 于 沐 我

出版兼發行者： 文 化 供 應 社

No. 43, Cross Street, Kuala Lumpur.

定 價 每 冊 叻 幣 八 角

有 著 作 權 。 翻 印 必 究